

精神屬越。燭營指天。燭陰華也。營其窠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也。匍匐自闕於井。臨井無之歎也。

觀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此

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以其禪舜。觀禹

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以其視龍。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

齊也。論持以天壤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匍匐闕於夫

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於不可拔搖之柱，行於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也。稟不竭

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往而遂也。無至而不可通。至而通也。生不

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遠也。

禍福利害，千辯萬紜。紜轉也。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

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儷，儷也。出於頃晦論弱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

而況斥鷃乎？斥澤之鷃，雀飛不能出於頃晦論弱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也。崔杼殺齊莊

莊子大宗師篇云：子與之言此，子來事之，似之，言子來事之，似之，言子來事之，似之。

樂八指二同之，感觸ナリ。

公盟大夫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故曰：臨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國舊刊注：盟大夫之大夫作諸侯。殖華

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華，梁也。華，華周，皆齊士也。為君伐莒之隙，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晏子不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

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縣也。言不為利動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

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

不以其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其有國為尊，故讓位。

子罕不以其有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魯國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也。

宋戴公六世之孫，西鄉士之子，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子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復其所。故曰：不受寶也。務光不以生害

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桀，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

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以至德見富，若楚狂

窮鄙之社ハ片田舎ノ社祭ナリ。

接與是也。王聞其賢，使使者齎金百鎰聘之。欲以爲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財也。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是身至親矣，而棄之淵。是也。務光外此其餘，無足利矣。外猶除也。利猶食利。或作私私獨受也。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考觀也。故通許由之意，金滕豹韜廢矣。金滕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焉。用此書爲故曰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問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盆，甌器。叩之有音者，故曰自以爲樂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鍾，乃始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仍，仍志之貌。仍仍，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瓠

建鼓ハ鼓ノ大ナルモノハ之ヲ梓ニ載セ建テテ擊ツナリ。王念孫曰ク、以天下爲者ノ上ニ無ノ字ヲ脱ス無以天下爲者トハ即チ上文ノ許由ヲ承ケテ言フコト。

簡電ハ井ハ何レモ敷會河水ヨリモ少シ、然レドモ人ノ實際ニ要スルトコロヲ満足スルニハ多キヲ要セズ少キモノニテ足ルナリ。出其宗ハ道ヲ離ルルナリ。

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厚利重祿。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使殺身，雖愚者不肯爲也。故曰生貴於天下矣。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也。蓋覆也。餘，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虧損也。羨，過也。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常滿倉也。在今榮陽縣北。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簞，筍。漿，水也。今榮陽縣北。則身飽而救倉不爲之減也。減，少。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筭篋，有其井一實也。筭，篋也。筭，讀孫之韻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原道也。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明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

絲ハ籥ナリ、即チ勞役ヲ以テ國ニ盡クスナリ

深ハ木陰ニ息フナリ、越ハ越ニ同シ、隆多キ木ヲ言フ。巖穴之間ハ塵世俗界ヨリ遠キ地ナリ、有道者ノ居ルトコロナリ。證跡ハ伸ビサルナリ、諦ハ啼ニ同ジ、噲ハ快ニ同ジ。

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也。楚人謂厭爲味。論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言人之未生時也。故曰與化爲一體也。

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絲者、揭鑿、負籠、土。謂治道爲絲道、揭舉也。鑿斫也。甬、鑿也。青州謂之鏘、有刃也。三輔謂之鏘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汗、薄迫也。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今河東、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脫、舒也。言絲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華樹下爲蔭也。楚人

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叩、或作跽。跽、跪也。跽、跪也。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

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臥極極夜者、樂於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

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迫、切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已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移也。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

樂其不生之時、雖懼之以死、不知使之畏、死言不畏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食物。言不貪利、欲之物也。

牆ハ之ヲ積ミ人力モテ作ル、始メヨリ人力ヲ用ヒザルヲ可トス。

衰世ノ學強ヒテ天性ヲ飾リ自然ノ情ニ戻ルヲ非ルナリ。

目雖欲之以下ハ禮ヲ以テ人ノ性情ヲ飾リ嬌ムルヲ説ク、古ノ酒ハ皆多少相有リ、之ヲ汲ミテ置クコト久シクレバ粕沈ミテ酒澄ム。

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不如未爲牆冰之時、偃凝能變也。自無跡有、自有跡無。形至有形也。自無跡無、從有形至無形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

無好憎。好憎、情欲也。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大無有根、外而能爲之。能爲之內、道尙微妙。故曰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

能出入於無間、故曰。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脩稽古之典、苟邀名號耳。故曰不反本也。直、猶但也。雕琢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

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

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

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

縱體肆意云云ハ性情ノ自然ニ任セテ道ニ合スルヲ云フ。所以欲所以樂ハ人ノ性情ナリ、儒者人ノ性情ノ自然ニ原ヅキ考ヘズシテ、妄ニ性情ヨリ發スル作用ヲ禁止スルハ不可ナリトナリ。

厲ハ癩ナリ。

臞肥ハ子夏ノ事ナリ。

樂無樂而弗爲。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滑亂。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縱放也。肆緩也。儀法。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以欲謂正性情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揜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夭也。季路仕於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衛人醢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子夏學於西河。哭其子而失明。曾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惑眩於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

正文不便云云ノ不ノ字ハ當ニ富貴之位ノ上ニ在ルヘシ。

也。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夏之志。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宜猶但也。雖情心鬱瘖。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瘖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強。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萬物爲利矣。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憑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雖欲之。能以義自止也。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制之。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爲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捐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

非欲ノ非ノ字ハ衍ナル

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

之狄國也。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鍾。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鍾。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仇讀仇餘之仇也。

虞君利垂棘之

璧而擒其身。

晉大夫荀息謀於獻公。以屈產之馬垂棘之璧。假道於虞。遂襲虞滅之。君死。位曰滅。故曰擒其身。貪璧馬。假晉道。既滅。虢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君死。位曰滅。故曰擒其身。

也。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

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姊。好色曰美。好體曰豔。獻公嬖之。生奚齊。其姊生

卓子。遂爲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故曰亂四世。謂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

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

時葬。

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

胡王淫

女樂之娛而亡上地。

胡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上美地也。

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

哉。

五君仇由。虞公。晉獻。齊桓。胡王也。適猶節也。動猶惑也。

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

也。

不治。矢言不爲而得用之。然則爲者不得用之。

御者非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爲轡也。知

冬日之箠。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以

箠ハ髮ニ同シ、扇ノ類ナリ。

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箠。扇也。楚人謂扇爲箠。已止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七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於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題篇也。春臺先生曰。此篇衍老子大道廢章。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靜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也。寂漠不擾民。質真而

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質性也。真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閑靜言無欲也。不躁不擾。故常也。在內

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於道。出於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也。

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也。便也。物事也。其言略而

循理。其行悅而順情。略約要也。悅簡易也。悅讀射悅取不覺之悅也。其心愉而不僞。其事

素而不飾。愉和也。僞虛詐也。素樸也。飾巧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

契龜之兆也。世所以占吉凶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

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時。一同明照日月。與造化者相雌

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生也。四時不失其

王念孫曰。正文及作注。始ノ字皆治ニ作ルベシト。

俞樾曰。快當ニ決ニ作ルベシ。決モ亦行ナリト。

俞樾曰、玄元ハ玄光ノ訛ナルベシト、玄光ハ傲真訓ニ見エタリ。

兆萌云云ハ卵トナリ又胎ニ宿リテ而シテ生育スルヲ得ザルモノ過半ナリトナリ。

俞樾曰、苗ハ火ニテ燒クナリト、榛穢ハ雜草ヲ雜木ノ茂レルモノナリ、燒キタル灰ヲ又肥料トスルナリ。草木之句萌云云ハ上文ノ田野ノ草ヲ燒クコトヲ受ケテ言フ。夏屋ハ屋根ヲ前後ニ茨キ下口ス作リ方ニテ、宮駕即チ宮架ハ四注ト云ヒテ四方ニ茨キ下口ス作リ方ナリ。

叙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

其行。五星熒惑太白鎮辰歲星也。軌道也。循順也。當此之時。玄元至碭而運照。玄天也。元氣也。碭大

下竹實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草生於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偽莫藏

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鑄山石。鑄猶鑿也。求金玉也。鐸金玉。擿蚌蜃。以爲器也。

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盡物類也。剗胎殺夭。麒麟不

游。胎獸胎也。天麋子也。爲類見害故不來游也。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未設日卵也。鑽燧取火。

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

餘。械器用也。畜積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于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

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疏也。

折。雹霰降虐。氛霧霜雪不霽。霽止也。而萬物燹天。霜雪之害不止。則萬物燹天。不繁茂也。

也。菑榛穢。聚埒畝。草茂曰菑。木聚曰埒。積之於疆畝。芟野茨。長苗秀。芟殺也。茨草也。苗稼也。不榮而

實曰。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

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箸柄者。一曰辟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圍駕架古字通用。椽檐椳題。椽檐椳也。題當也。

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流漫采色相參。和陸離美好貌。脩揆曲枝。夭矯曾撓。芒繁

紛拏。皆屋飾也。芒讀麥芒之。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剗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剗

削鋸。剗尺削兩刃句刀也。剗讀枝尺之枝也。剗讀詩厥角之厥。剗讀縮頭之縮也。然

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松柏根茂菌露竹筴皆冬生難殺之木。當

是時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菌讀似綸。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

也。故曰不流國語。夷羊在牧。夷羊土神般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蛭滿野。蛭蟬蟻之

也。兖州謂之臘。臘讀近殆。綏氣言之。蛭讀詩受小拱之拱。

天旱地坼。坼燥也。鳳凰不下。句爪鋸牙。戴

角出距之獸。於是鷩矣。句爪鷹鷩之屬也。鋸牙熊虎之屬也。距讀拒守之拒。

民之專室蓬廬。

分爭ハ下文ニヨレバ忿
争ノ証ナルベシ。

無所歸宿。專室小室也。蓬廬籬條覆也。言小賓客歸之無所庇宿也。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言其衆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疆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等差也。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賞可賞。罰可罰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沒也。言民有滅沒天地合和其氣故生。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為。不為不為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尚羊。無所主之貌也。一曰。褒大貌也。浸潭廣衍。故曰包裹風俗也。斟酌萬殊。旁薄衆宜。旁並也。薄近也。衆物宜適也。以相嘔附醞釀。而成育羣生。附讀符命之符。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以身喻也。六合之內。

俞樾曰ク、古人ノ三字ハ衍文ナリト。
賀當ニ賞ニ作ルベシ。
鄙ハ吝ト熱スル字ナリ。

淫ハ過グルナリ、不得已ハ中ヲ得テ止マテザルナ言フ。

一人之制也。六合四方上下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脅恐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為一。殊異也。一同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猶委從也。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譖。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謂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別也。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以樂和之。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

反初ハ莊子繕性篇ノ復
初ニ出ヅ。
注ノ始也有情也ハ始未
レ有情也ノ訛ナラン
カ。

坐俳ハ坐起ナリ。

王念孫曰、震當ニ霆
ニ作ルベシト。

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有情也。未
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
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
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
不營於色。營惑也。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
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言向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
也。武象周
武王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
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
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為也。知道德。然後知仁
義之不足行也。道德本。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仁義
禮樂
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
也。至至德
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
也。識知也。星月之行。可
以歷推得也。歷術也。
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做
數也。風雨

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
陰陽。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
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
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
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
也。
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商
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
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脩設也。
遷移也。及偽之生也。飾智
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
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
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
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
視鳥迹
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詐僞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
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効。故夜哭也。鬼或作兔。兔恐見取。毫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
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
去棲其神於
崑崙之山也。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
也。故周鼎著倮。使銜其指。
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倮堯之巧工也。及周鑄鼎。著倮像於鼎。使銜其指。假
令倮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銜鬻其指。故曰以
明巧之不可為也。一說。周人鑄鼎。盡像倮倮身
於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為大巧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

王念孫曰、充忍二字、連讀スベシ、忍ハ物ナリ、即チ滿ナリ。餘、總曰ク、總ハ利ノ訛ナルベシト。

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襪祥而民不夭。圖舊刊機作機子 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 是故生無號。死無諡。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 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爲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飾辭讓也。 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 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 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尙不能知。但口辯者何能解也。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 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酌猶予。竭盡也。 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辰。適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气之見。 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 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 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

此文共工洪水ヲ起シテ天下ヲ害セントセリト爲スナリ、尙書ニ堯ノ時ニ共工水ヲ治メタルヲ言フト同シカラズ。

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也。鴈行長幼有差也。 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踞。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無害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踞。然。可踞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 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狻猊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狻猊車軋履人之軋。讀疾除瘴之瘴也。 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領下。而持戈盾。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也。 殺九嬰於凶水之上。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北狄之地有凶水。 繳大風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羿於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爲害。十日並出。羿射出九狻猊。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修蛇。大蛇也。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洞庭南方澤也。桑林湯所禱。早桑山之林。 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也。栢有之後。振動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堰卑。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

淮通流四海溟滓民皆上丘陵赴樹木

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

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滓。無岸畔也。

舜乃使禹疏三江五

湖。闢伊闕。導瀍澗。伊闕山名也。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闢伊闕。在雒陽西南九十里。瀍澗。兩水名也。瀍讀裏。纏之經也。

平通

鴻水。洪水。水。性。生。ナリ。

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

以為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桀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為牀。言淫役也。璇。或作旋。瑤。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圖。舊刊。紂下脫桀字。紂為肉圃。

酒池。紂積肉以為園圃。積酒以為澗池。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丘。酒池處是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

民之力。剗諫者。剔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無道。紂剖其心而剔之。故曰剗。諫者。孕婦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剔觀其胞裏。故曰剔。孕婦也。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

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宮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

牧野。殘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商郊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天下

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

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抱無窮之

智。圖。舊刊。抱。作拘。非。銜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然天下

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銜口。不言而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無名。不可道。故曰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可得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

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帝堯。帝舜。三王。夏禹。殷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

要。總。凡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

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

其他。此之謂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楫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

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亡也。故曰。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

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牢。讀屋雷。楚人謂牢為雷。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押。引和調之。紀綱八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ノ語ナリ。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ノ語ナリ。

成之迹ハ文字精誠篇ニハ成事之迹ニ作ル。

太一ハ中宮天極星中ノ常ニ明ナル星ニテ、即チ上帝ト爲ス、天神ノ最モ貴キモノナリ。君者ハ普通ニ言フ君々者ナリ。乘ハ下文陰陽等ノ例ニシレバ衍文ト爲スベシ。

蠓飛蠕動ハ禽獸ナリ。

王念孫曰ク、原ハ度ナリ、量ナリ、無原ハ無量ナリト。

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大也。汜衆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 蠓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 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羸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於不可測盡之深。 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叙。叙讀曰敘。欵讀曰敘。 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 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予布施也。奪取收也。 非此無道也。則四時用六律之君。非用此上事其餘无他道也。 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平也。準法繩直也。 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耀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德澤施于方外。施延。延於遠方之外。 名聲傳于後世。後世傳聞之也。 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也。 明與日月並。並併也。 精與鬼神總。總合也。 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

此處帝者以下其體シ法トルトコロノモノガ、何レモ當然ノモノヨリモ一段卑シ、故ニ此カニ算有リ。

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 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也。 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韞。韞折也。 寬而不肆。肆緩雖寬不緩過齊非也。 肅而不悖。肅急也。雖急不促悖。 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也。 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也。 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廢不肖。扶撥以爲正。扶任也。撥治也。圖扶撥易地今改焉。 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矯正也。枉曲也。 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服役使也。 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爲諸夏所侵削傳曰。諸侯侵犯王略也。 霸者節六律。則辱。爲鄰國所侮辱。 君者失準繩。則廢。爲臣所廢。細更立賢。 故小而行大。則滔窳而不親。滔窳不滿意也。不親不爲臣下所親附也。 大而行小。則陘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陘隘而不容也。 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大。小行小也。 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 人愛其情。情性也。 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

五遁ハ下文ニ遁ニ於木
ナド言フモノナリ。
王念孫曰ク、精神ハ精
氣ノ譌ナルベシト。
冥性命之情ハ性ノ自然
ニ冥合スルナリ。

駕ハ架ニ同シ。

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自心口。通逸也。淪入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真身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矜自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雜糅也。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當合也。集於心。則其慮通。集止也。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苑也。莫盈。是謂真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通逸也。大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延樓棧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複道相通。雞棲井榦。複屋榦井也。刻花置其中也。圖舊刊注榦作焚非。標林構櫺。以相支持。木巧之飾。飾盤紆刻儼。盤盤龍也。紆曲屈。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皆屋飾也。儼讀儼然之儼也。嬴鏤雕琢。詭文回波。嬴鏤文章。鏤雕畫也。玉曰琢。皆飾巧也。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洵游瀟滅。菱杼紵抱。洵游瀟滅。皆文畫擬像水勢之貌也。菱杼采實。紵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洵讀平傲之傲。瀟燕人強春言救之救。滅讀郁郁乎文哉之郁。杼讀楚言杼。紵讀紵結之紵。抱讀

岐嶷之嶷。芒繁亂澤。巧為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像文章貌。挐讀人性紛挐。鑿汗池之深。肆眡崖之遠。肆極也。崖根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為修碕。或作旋石。旋石切以牒累流水邊為修碕。所穿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抑止也。減怒水也。瀨急流也。而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蓮菱。以食鰲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菱也。皆可。以養魚鰲。蓮讀蓮羊魚之蓮也。鴻鵠鸕鷀。稻梁饒餘。鸕鷀雁類也。一曰鳳之別類也。龍舟鸕鷀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龍舟大舟也。刻為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故曰鸕鷀首也。舟中吹籟與竽。以為樂。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為險阻。令難攻。易守也。積土高丈曰臺。加木曰榭也。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侈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畫極要之觀望也。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崑崙。門闕高崇。巍巍然。故曰魏闕也。際接也。大厦大屋也。增重。架材木相乘架也。其高與崑崙山相像也。脩為墻垣。甬道相連。甬道飛閣複道也。通讀甬。躍之甬道讀道布之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殘墮也。增益也。接徑

躡踏ハ踏陷即チ墮陷ノ
訛ナルベシ、暨キ陷ル
ナリ。
疏ハ通ナリ、疏鑿ハ彫
刻ナリ、華蟲ハ雜ナリ。

繆糾ハ繆糾ナリ。

齊和ハ五味ヲ和スルナ
リ。

歷遠直道夷險。接疾也。徑行也。道之
阨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

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鍾音之君也。重器
大器蓋鍾鼎也。華蟲疏鏤以相

繆糾。書曰山龍華蟲藻火
粉米繆糾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
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

織組。錯雜也。眩惑也。照耀
輝煌。焜焜光澤色貌也。偃蹇蓼糾。曲成文

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雕畫也。緣錯錫鏡文。如脂膩不可刷
如連珠不可撥。故曰乍晦乍明也。

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簞籩條。言劍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
中。故曰沈居。簞竹籩籩條。取邪邪文

次叙劍鏡。劍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冗如
若此也。纏錦經冗似數而疏。錦似數如疏。文鏡美眩人目。此遁於

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荆楚言二國
善酸醎之和。

而窮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治鑪排
也。埵埵也。埵埵口鐵

筒埵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埵銷鑪。靡流堅鍛。無厭足目。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
也。柘桑梓

也。柘桑梓。也。柘桑梓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
也。白素

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殄
讀曰典也。此五者一足以

亡天下矣。五者之中有一
則足以滅亡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

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
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

个。凡十二所。王者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命。謂之明堂矣。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太廟。
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類宮。詩云。矯矯

魯侯在泮
獻公也。土事不文。木工不斲。樸而已。斲或
作琢。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鏤
鏤設

文飾也。鏤
讀婁之婁。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
為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贏之

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于也。言無者冠
以升降揖讓。修禮容。故曰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
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

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堂明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也。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瓊異奇物。足以變心

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

本不過五。不過五
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為
陰行。火為陽行。木為煥行。

金為寒行。土為風行。心和不喜不怒
欲得無違耳。樂斯

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舞斯節。節則禽獸跳矣。人之

隅差之削ハ布帛ヲ以テ
衣服ヲ作ルニ隅ヲ缺ク
コトナリ。

愈繼曰ク、歌舞節ノ歌
節二字ハ衍文ナルベ
シ、舞ハ即チ禽獸ノ
跳ルガ如クナルヲ言フ
ナリト。

衰ハ喪服ノ上ヲ言フ、
(平服ニハ衣ト言フ)經
ハ麻ヲ以テ首ヲ包ミ又
經ニ纏フナリ、其ハ直
經ノ場合ニハ麻ナリ、
直杖ノ場合ニハ竹ノ杖
ナリ、斬衰三年ノ喪ニ
ハ直杖ヲ用フ。

注ノ所以發其恩賜
ノ上ニ無ノ字有ルベキ
ナリ。

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有憂艱難也。喪亡也。亡失所離愛則悲。悲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辨踊哭泣。哀以送之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盛血氣充盈。以成其勢。圖注盛字衍。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解也。憾恨也。故鍾鼓管簫干鍼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經直杖。直麻之有實者也。衰讀曰崔杼之崔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為哀所容。故曰飾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慈柔也。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道之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怨也。皆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貶。故聖人為之作禮樂以和節之。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所以發其恩賜也。故聖人為之作樂以節之。猶通制也。圖舊刊無禮字。群書治要作禮樂。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責其稅。

斂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贅從嫁也。或作賃妻。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悽愴傷悼之貌。卷讀近貯益之駐戀籠口言之也。乃使始為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給足。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善事父母曰孝也。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閒。無憾恨各得其願也。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非強行致也。情自發於中。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間思慕之心未能自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戚。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為畿。方百里為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猶界也。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疆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不行上令者。行讀行馬之行。禁之不止誨

之不變變更也。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

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誅。則封殖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也。卜其子孫。以代之。

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疆。并兼無已。舉不義

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絕先聖之後。

子迪先生曰。按先聖之後。謂宋杞陳之類。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俛人之

子女。俛。繫讀曰雞。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

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言兵為禁暴整亂。設不為作亂生也。故兵者

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言兵討人之暴亂。非所以自為暴亂也。樂者所以致和。

非所以為淫也。樂蕩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已。非所為自淫過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

以為偽也。喪踊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非所以為詐僞伴哀戚而已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

務。道。孝道務在愛敬其親也。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敬為上也。

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處居也。喪禮三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以哀為主也。用兵有術

兵之所為生ハ兵ヲ制スルノ本義ヲ言フ。

矣。而義為本。術數也。陰陽天生虛實之數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之所由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與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為本。

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義喪也。故曰。道廢。

淮南鴻烈解卷第八終

道藏本分爲上下二篇

因循ハ事ノ自ラ然ルニ
因リ循フナリ。
知規ハ下文ノ例ニヨル
ニ當ニ能規ニ作ルベ
シ、即チ能謀ナリ、行
人ハ他國ニ使シ又ハ他
國ノ使者ニ應接スル官
ナリ、相者ハ工(管)ノ
手引ヲ爲ス者又禮儀ヲ
相クル(ハ、すくろ)者ナ
リ、執正ハ他書ニ見エ
ズ、蓋シ周禮ニ保氏ト
言フ官ノ類ナルベシト
於天下ノ三字衍文ナル
ベシ。
冕ハ王公ノ冠ニシテ、
上ニ前後ニ長キ板ア
リ、布ヲ以テ之ヲ覆ヒ、
其前後ニ旒ヲ垂レ、玉
ヲ貫ク、旒ト玉トノ數
ハ命數ニ應ジテ異ナ
リ。

淮南鴻烈解卷第九

主術訓

主君也。術道也。人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之道也。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教令也。謂不
言而事辦也。清靜而不
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成辦而
不自勞。是故心知
規。而師傅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
也。傳相也。諭導以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
能行。而相者先導。儀相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也。
其世子時也。是故
慮無失策。舉無過事。過猶誤也。圖
舊刊舉作謀。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
爲天下人
所法則也。
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
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由自然。圖舊刊由
作猶非。莫出於己。故古之
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遠延也。下自
自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縣十二。公侯挂珠九。
卿點珠六。伯子各黠纒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黠讀
而買黠益之黠也。天子外

屏所以自障。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邦君樹塞門，諸侯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

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耳妄

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

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為魂，

地氣為魄，反之立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一之

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尚

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

馳於胷中。言精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信有懷，其仁誠之心。

甘雨時降，五穀蕃植。蕃茂，植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考，成

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薦之，明堂嘗之。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

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已。其民樸重，端慤。端直也。慤，誠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

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

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

都。幽，冥之都。東至暘谷，日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

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一，同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

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

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

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事，治也。削薄其德，曾累其

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捍稅而狎犬也。亂乃

逾甚。益，逾也。夫水濁則魚噉，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論也。政苛則民亂，言無聊也。故夫

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

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巧

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

屏ハ門内又ハ門外ニ立
ツル屏ナリ、以テ内外
ヲ限ル、天子諸侯ハ内
外共ニ設ケ、大夫等ノ
ハ門内ノミニ設ケ。
三關ハ耳目口ナリ、規、
飾ハ皆有心故意ヲ以テ
言フ、規ハ強ヒテ道ニ
合セントスルナリ、飾
ハ強ヒテ善クセントス
ルナリ。
魂ハ思慮ノ作用ヲ、魄
ハ視聽運動ノ作用ヲ爲
ス、外物ノ來ルヤ魄之
ニ應ジテ動ク、動キテ
物ニ引カレバ魂ノ作
用其正ヲ得ルコト能
ズ、此クテ魂魄各々其
處ヲ離ル、支房ニ反ヘ
ストハ虛靜ニ反ヘルナ
リ、虛靜ニ反ヘリテ二
者相離レズ、太一ハ天
神ノ最モ貴キモノナ
リ。

蓋ハ屋根ナリ、四方ハ
四壁ナリ、後世ノ明堂
ハ室有リ、神農時代ノ
ハ屋根有ルノミ。

拂ハ戻ルナリ、曾ハ增
ナリ。
機音脱、説文ニ大杖ト
アリ。

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

火也。堞塵塵也。楚人謂之堞。揚堞動塵之貌。弭止也。圖舊刊注揚堞之揚字無。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

而易贍，給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

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

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

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

千里。踰猶通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歸陽，夏日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窕

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

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臥養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

所關其辭。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為費無極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為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

論ハ字ノ儘ニテモ通ズ
ルドモ、論ノ義ニ解ス
注冬日ノ人ハ仁ノ諺
ナルベシ。

像ハ形容ナリ。

王念孫曰ク、害ノ字ハ
用ノ字ノ譌ナルベシ。
孫叔敖、市南宜遼ノ事
ハ莊子徐無鬼篇ニ本ツ
ク、市南宜遼云云ノ注
姓名ノ二字當ニ其處ヲ
易フベシ。

擊ハ腕ノ古字ナリ。

未出師，晉人伐鄭，以報讎。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縣遠也。比於德不及之遠。鞅鞅鐵鎧，曠目扼擊，其

於以御兵刃縣矣。德薄於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還

解難薄矣。德薄於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還

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還伯玉衛大夫。還

也。子貢衛人也。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也。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黯史墨也。觀觀之也。

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塞險阻，何足以致

之。致猶勝也。故阜陶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瘠雖

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瞽雖

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阜陶瘠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

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師法。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

從所行。從其志意之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

榮啓期ノ事ハ列子天瑞篇ニ見ユ、孔子泰山ニ遊ビ其鄰ノ野ヲ行キ粗服シテ琴ヲ鼓シテ歌フヲ見テ、之ニ何ヲ樂ムカヲ問フ、答ヘテ萬物ノ最モ貴キモノタル人ト生マレシコト、人ノ中ニテ尊キ男ト生マレシコト、天死ノ人モ有ル世ノ中ニテ九十マデ生キ居ルコトノ三ノ大ナル樂ミアリ、貧ハ士ノ常、死ハ人ノ終リナリ、何ゾ憂ヘント、孔子能ク自ラ寛ニスル者ナリト稱セリ。事ハ又說苑雜言篇ニ見ユ。又齊威ノ事ハ道應訓ニ詳ナリ。禮詩外傳卷五ニ云フ、

孔子琴ヲ師襄ニ學ブ、師襄ガ進ミテ他曲ヲ學ブベシト言ヘルニ拘ハラズ、孔子ハ始メハ未レ得其數ト言ヒ、次ハ未レ得其志ト言ヒ、終ニ未レ得其人ト言ヒ、終テ引續キ研究シ、終ニ其人ヲ得タリト言ヒテ此曲ヲ作リシ人ハ文王ナルベシ、他人ハ能クセズト言ヘリ、師襄大ニ歎稱シテ子ハ聖人ナリト言ヘリト。季子魯ニ聘シ魯ノ樂ヲ聽クルハ襄公二十九年左傳ニ詳ナリ。王念孫曰ク樂貫ハ葉貫ノ譌ナルベシ、葉ハ聚ナリ、貫ハ積ナリト。

枉機ハ曲ガレルナリ、施亦邪ナリ。

注ニヨレバ不與焉ノ上ニ智ノ字有ルベシ。俞樾曰ク、水戾ハ石戾ノ譌ナルベシト。

漸至于崔杼之亂。

莊公齊靈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

頃襄好色。不使風議。

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

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

故至精之所動。

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

疾。

故

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

動諸琴瑟。形諸音。

終夕悲。感于憂。

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

微。鶯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春秋後。微讀紛麻。練車之練也。

動諸琴瑟。形諸音

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矣。至精

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

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

學鼓琴於師襄。

師襄魯樂大師也。

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

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

教之鼓文。

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

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

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

千里之雨

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

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

出言以副情。發號

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

貫。通。壅。塞。

橫

局四方。而不窮。

局。作局。禽獸昆蟲。與之陶化。

又況

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資賢。而

罰暴。亂也。

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

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

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蠡首。

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

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

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

夫

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

治在道。不在智。

夫

注ニヨレバ不與焉ノ上ニ智ノ字有ルベシ。

俞樾曰ク、水戾ハ石戾ノ譌ナルベシト。

夫

知故不載ハ木石ニ知無ク、故意ニ舟車ヲ破ルニアラザルヲ言フ、故モ亦知ナリ。

利之ノ利ハ形又ハ型ニテ、作ルコトナリ。

至治ハ致治ノ譌ナルベシ。
王念孫曰ク、幹舟ハ幹舟ノ譌ナルベシ、幹舟ハ小舟ナリト。
服ハ車轅ノ左右ニ馬ヲ駕スルコトナリ。

飲ハ合ハセ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勇力ノ力ハ行文ナリト。

無絶良ハ必ズ其有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蚤蚊ノ蚊ハ行、蟻越ハ蟻目ノ譌ナルベシト、蚤ハのみナリ。

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

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兵莫

憚於心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小細也。憚猶利也。以志意

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言無所爲爲之。爲自爲之。故國有

亡主而世無廢道。亡主桀紂是也。湯武以其民王。故曰無廢道也。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

才難以至治。智。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

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

騎驢馬而服駒駝。黃馬白腹曰驢。詩曰。四驢彭祖駒駝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

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山居者所習。故孔墨不能也。阻或作塗也。

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

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國舊刊道。下脫理字。故智

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脩伸鉤。索鐵歛金。推移大犧。水

殺鼃鼃。陸捕熊羆。脩角也。索絞也。歛讀協。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

之焦門。焦或作巢。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

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

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

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埴井之無鼃

鼃。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

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絶良。國舊刊絶良作絶梁。

呂覽用衆篇注。萬人聚。無廢功。夫華騶綠耳。一日而至千里。

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異。鷓鴣夜撮蚤蚊。察分秋

詭ハ正シカラザルナ

苦ハ楛ニ同ジ、監即チ
施ク粗ナルナリ、責ハ
債ナリ。

零星ハ風俗通ニ辰ノ神
トアリ、尸ハ神ノ代リ
ニ祭チ享クル人ナリ。

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鷓鴣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而夜則目明。拾聚人爪。以著其

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情性詭也。

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獫狁得水而捷。魚得水而驚。驚疾也。鬪。驚疑驚。

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

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苦讀鹽。媿捕器。媿讀慢。緩之慢。

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寡少也。

任輕者易權。權謀也。

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厭。厭也。

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宴飲。在宗載考。

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話。故曰玄默。

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不僞爲善也。

一人破之而不衰。衰大也。

萬人蒙之而不褻。褻。褻也。褻小也。

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鬪春臺先。生曰。重難也。若及也。

爲惠者尙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

朝廷無云ハ獄訟等ノ
事無ク朝廷無事ナルヲ
以テ、掃除モセズ、人
ノ到ルコト無キユエ、人
人跡モ無シトナリ。
大上下知有之ハ老子第
十七章ノ語ナリ、上無
爲ニシテ化スル世ニハ
下(民)ハ唯ダ君ノ有ル
コトヲ知ルノミニテ、
君ノ恩ヲ思ヒ君ノ法ヲ
畏ル等ノ事無キヲ言フ
注ハ下知有之ト讀ミ
タルハ非ナリ。

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
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

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
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風。化也。

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
主無怒焉。因法而行。故不怒也。

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

誅者不
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
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贖於君。贖。賜也。

是故朝廷蕪而
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
之人。皆能有此術。

今夫
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結阜上術也。植。柱權衡者。行
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諭君。

人主
靜漠而不躁。躁動也。

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
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
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寧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
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惡。善惡之名入。猶有強
知之人耳。不如掩聰明而本修大道。
成名之速也。人君之道亦如此也。

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

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與之時湯武是也地生之財神農后稷也 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若伊尹爲湯謀傳說爲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之任國語曰武丁以像旁求聖人得傳說於傅巖也 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 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知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建立也 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也險猶遠也 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通 知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 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

王念孫曰、避姦賊ハ備姦賊ノ諱ナルベシ。

天下之物ノ上ニ而ノ字ヲ加ヘテ見ルベシ。不出戶云云二句ハ老子第四十七章ノ語ナリ。

臣道方ノ方ハ道藏本員ニ作ル、羣書治要ニ方ニ作ル、運轉無方ノ四字ハ衍文ナルベシ、羣書治要ニハ無シ。異道ハ君ハ君ノ道ヲ守リ、臣ハ臣ノ道ヲ行ヒ、上下各々道有ルナリ、同道ハ君臣互ニ其道ヲ侵スナリ。

俞樾曰ク、任ハ聖ノ諱ナルベシト。

所利故百姓載之上而弗重也錯之前而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弗厭。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奉也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 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匡弼故曰亂也 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 夫人主之聽治也虚心而弱意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 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 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一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腕脫而不任 衆人相一則百人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故曰不能舉也。

而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筋ハ弓ノ筋ナリ、牛馬
藥鹿ノ筋ヲ以テ作ル、
唯ハ嚼ノ筋ニテ、筋ヲ
推打スルコトナリ、漢
人ノチ嚼ト言ヘルナ
リ。
固ハ厥ナリ。

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不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衆力强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行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也。詭也。遠也。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

注ニヨレハ營事ハ營事
ノ譎ナルベク、注ノ營
亦營ニ作ルベシ。

可ノ字ハ衍ナルベシ。

狸能ク鼠ヲ捕フルコト
莊子等ニモ見ユ。

王念孫曰ク、抓ハ旅ノ
譎ナルベシ、旅ハ勞ナ
リト。

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尙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中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亦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治之使然。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

玉石堅抓不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
 能入故不抓。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
 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靈王蓋楚靈王殺食省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
 死也。越王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為匹夫
 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為
 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
 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察明也是故處人以譽
 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
 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
 然。是也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
 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致效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
 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制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

此節論ズルトコロハ全然轉非ノ形名説ナリ。

守職者ハ職ヲ守リテ、敢テ譽ヲ人ニ得ル所以ヲ務メザル者ナリ。

王念孫曰ク、而被甲兵ハ不被甲兵ノ譎ナルベシ、又都於國ハ教ニ於國ノ譎ナルベシト。

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
 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中正羣臣公正莫敢為
 邪。公方正直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
 姦邪滅迹庶功日進。衆庶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於軍功也亂國則不
 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
 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主上出
 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謗上令邪姦也為智
 者務於巧詐為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
 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
 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騶
 駟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猶加
 也。正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

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為戮。國分為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為智伯報讐殺趙襄子。漆身為厲。吞炭變音。適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狗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

厲ハ猶ナリ。

疾風ハ當ニ風疾ニ作ルベシ。

駿馬ハ跳ネテ蹴ル馬ナリ。君人之道以下。道藏本爲下篇。

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蹶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鷲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爲珍。詭異爲怪。非常爲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

斷ハ新ノ譎ナルベシ。

緣ハ縁(ヘリ)ノ飾ヲ附スルナリ、毀ハ音毀、シラげるナリ。

宮室ハ後宮ノ婦人ナリ。

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越結蒲為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穀。穀細也。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圖舉天下而四字衍。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衰老也。憫憂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言甚易也。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厭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顛於天下。齊黎。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其正性。偽詐生也。圖春臺先生曰。性生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

朱儒ハ梁上ノ短柱ナリ。雞毒ハ羣書治要ニ奚毒ニ作ル。

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樑。舟也。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為航也。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為櫓棹。櫓屋垂。棹穩也。短者以為朱儒。枅榼。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枅讀如雞也。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鳥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略行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遺不失。小

隩突之間ハ家内ノ小事ヲ言フ、隩ハ奥即チ室ノ西南隅、突ハ音要、室ノ東南隅ナリ。

王念孫曰ク、先ハ亮ノ譌ナルベシ、亮ハ明ナリ。

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隩突之間、或伎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剗毛、以刀伐木也。也、剗讀驚、擯之擯也。皆失其宜矣。適、宜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達也。百官脩通、羣臣輻輳。羣臣歸君、若輻之輳、輳故曰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當也。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苛煩也。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懈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生性

王念孫曰ク、其言可行ノ下ナル而ハ當ニ其言ノ下ニ在ルベシト。

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用、故曰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揄、出策謀也、言之而非、雖貴罰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故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離、去也。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

俞樾曰、縣法云七
字、衍文ナルベシ、王
念孫ハ縣罰者罰不
法也、譌ナルベシト
言ヘリ。

制ハ音たん、制ナリ。

言其ハ舊刊其言ニ作
ル、文字上義篇ニヨリ
テ改ム。
王念孫曰、標ハ標ノ
譌ナルベシト、標ハ即
チ秒ナリ、但此文誤ア
ルベシ。

有諸己云云ハ己ニ善有
ルヲ以テ人ノ無キヲ非
ラズ、己ノ惡無キヲ以
テ人亦無カラシムコトヲ
求メズトナリ。

王念孫曰、亡國ノ下
ニ者ノ字アルベシト。
有法者ノ者ノ字ハ衍文
ナルベシ。

孔子ノ語ハ論語子路篇
ニ見ユ。

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
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
也。言平。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
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也。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理官士也。所以禁民
使不得自恣也。恣放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專擅
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
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
言其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
景。此度之本也。稷禾穗。稷字榆頭芒也。十稷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政謂本也。圖政恐故誤。樂生於
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
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也。故通於亂者不亂於
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惑眩也。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

反以自正。還反。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己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行也。無諸
己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於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
於民亦自修之。不廢於上言以法也。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於
身言其正己正人也。所謂
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
無法等。同。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表正。故令行於
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
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聖主之治也。其猶造
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
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也。圖按節謂進退周旋之節。注非。內得於心中。
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也。而旋曲中規。曲屈。取道
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
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

智靈ハ智モ用ヲ爲サザレナリ。
據除ハ詩鄭風新臺篇ニ
遠際トアルニ同シ、毛
傳ニ不レ能レ俯者トア
リ、即チ俯シテ見ルコ
ト能ハザルナリ、此處
ハ仰ギ視ルノ義ナリ。

適然ハ遇然ナリ。

臧獲ハ奴婢ナリ。
其自是ノ其ハ治者ヲ斥
シ、其不得爲非ノ其ハ
民ヲ斥ス。
勿使可欲、母曰弗求、
云云ハ凡ソ人欲スルア
レバ則チ求ム、欲セシ
メテ而シテ求メザラシ
メントスルハ不合理ナ
リ、故ニ治者ハ民ヲシ

テ欲セザラシムルノ
務メズ、奪ハントスレ
バ必ズ爭フ、治者ハ奪
フコトナカラシメンノ
ミ、爭ハザラシムルニ
務メズ。
人材釋ハ人ノ材智ヲ用
キメコトナリ。
美ハ羨ノ譎、美不足共
ニ材ヲ以テ言フ、材多
キ者モ法度ヲ外レズ、
材少キ者モ職ヲ守ルナ
リ。
佻長ハ獨リ自ラ得意ト
ナルナリ。

此レ上文ニ所謂君臣同
道則亂ナリ。

貴富、達事、驕恣皆臣
ヲ以テ言フ、臣ノ勢ハ
君ニ及バズ、故ニ貴富
ナルモ能ク勞シ、事ニ
達スル者モ能ク察シ、
驕恣ナル者モ能ク恭
シ。

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與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騫之姦止矣。盜蹠孔子時人。騫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瞳子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鑑鏡也。分毛也。一曰疵。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駉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魯人也。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母曰弗求。勿使可奪。母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美惡之訛。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

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公正。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非純賢也。故曰干次也。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也。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制。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是猶無轡衡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爲人所擒制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魚能吞舟。言其大也。其居水也。援。貌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茂木。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無所爲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佐其上也。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爲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也。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不任用臣智能也。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

者欲ノ者ノ字ハ嗜ノ譎ナルベシ。

相ハ馬ヲ相スルナリ。

有爲ハ有守ノ譎ナルベシ。

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阿曲從也。有司枉法而從風。風令也。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用。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服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資才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無所私好也。則讒生。有好則諛起。諛諛之人。乘志而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

塞ハ閉ノ譎ナルベシ。

奈何ハ問ノ辭ナリ、臣下ニ告グスシテ之ニ問フ、即チ教令セズシテ事功ヲ責ムルナリ。

釣取也。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惑也。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制猶擒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塞。中局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之不成。費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越散也。耳目淫則竭。竭滅也。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道常未知。以奈何爲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奈何。道之所以爲貴也。圖春臺先生曰。奈何問辭。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閉局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有

所任ハ舊刊其存ニ作
ル。
王念孫曰ク、制開闔ノ
上ニ而ノ字有ルベシ、
而ハ能ナリ。
足ノ字ハ衍文ナルベ
シ。

莊王ノ事ハ宣公十四、
十五年左傳ニ見ユ。

趙武靈王ノ事ハ史記趙
世家、戰國趙策ニ見ユ。

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
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
也。少。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
闔。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
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
不過數十人。事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儒墨矣。
徧猶盡也。楚
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
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
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使申舟問聘於齊。不假
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犀而
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兵殺其使者。
亦亡也。遂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成軍亡宋城。故曰權柄重也。楚文王好
服解冠。楚國效之。
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庇。
解冠之冠。如今御史冠也。趙武靈王。貝帶鷓鴣
而朝。趙國化之。
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
鷓鴣讀曰私鉗頭。曰郭洛帶位銚鑄也。使在匹夫布衣。
雖冠解冠。帶貝帶。鷓鴣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
鷓鴣讀曰私鉗
頭。二字三音也。

王念孫曰ク、以離ノ離
ハ雖ノ譌ナルベシ、以
ノ下ニ一字ヲ脱スルナ
ラント。
不使應敵ノ使ハ能ノ訛
ナルベシ。

食肉之獸云云ハ固ニ著
フ鳥獸ナリ、係罝之網
ハ鳥獸ヲ捕ル爲メノモ
ノナリ。

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
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
繩正也。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
北宮黜也。司馬蒯蕢其先程伯休甫。宣王命以爲司馬。因爲司馬
氏。蒯蕢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蕢在趙。以善擊劍聞。應猶敵也。操其觚。招其末。
則庸人能以制勝。
觚。劍拊也。
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
而不從者。逆也。
烏獲藉蕃。
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
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
爲資。
橈。刺船棹也。資用也。
橈讀煩橈之橈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
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
城。水城也。塘堤也。皆所以畜水。
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
因其勢也。桓公立政。去食
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
桓齊桓公。紂殺王子
比干。而骨肉怨。斯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

儀ハ羣書治要ニ饒ニ作

掘穴ハ羣書治要ニ窟室ニ作リ、注ニ窟室ハ土室ト有リ。

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再舉殺比干。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不樂其美麗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不甘其肥醲也。匡牀蒭席。非不寧也。匡安也。弱細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不安其匡牀蒭席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寒飢。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爲金石管絃

王念孫曰ク、善ハ喜ノ譌ナルベシト。

周禮ニ上田、中田、下田ノ別アリ。有以給ノ有テ通行本無ニ作ルハ非ナリ、有ハ又ナリ。

三年耕云云ハ禮記王制參照スベシ。

者所以宣樂也。金鍾石磬管簫也。絃琴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致效。衰絰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論。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者也。充實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事治業事。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跣耒而耕。不過十畝。踏。中田之穫。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涇久雨水潦也。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閱矣。閱憂無樂。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

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涿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閔憂也。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畜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蔬。有核曰果。無核曰蔬。秋畜疏食。菜蔬曰蔬。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為民資。資用也。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麇天。麇子曰麇。麇子曰天。不涸澤而漁。涸澤漉池也。

斧斤之舊刊斤斧二作
王念孫曰、本文以火燒田ノ燒ハ衍文ナルベシト

不焚林而獵。為盡物也。豺未祭獸。置罟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豺殺獸祭獸也。未祭獸置罟不得施也。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獺獵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月。邊世謂之祭魚。未祭不得捕也。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擊矣。未立秋不得施下鷹或作隼。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九月草木節解未解。不得伐山林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蟄。不得用燒田也。孕育不得殺。鷺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鏡不期年。不得食。皆為盡物。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陰降百泉。則脩橋梁。十月之時。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星中於南方。張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於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昴星西方白虎也。季秋之月。收斂畜積也。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

人之論ノ語ハ荀子ニモ見ユ、論ハ倫ニ同シ、即チ類ナリ。

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視聽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至。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之謂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為之轂。論至。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和。應。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撓弱。曲也。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肆。放。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擊。掌。

晉箴云云ハ周語ニ出ツ箴ハ刺ナリ。

王念孫曰ク、王皆坦然云云ハ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ノ譌ナルベシト。

也。戾破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道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也。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不曲也。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疑者搖鞀鼓。過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備具也。夫聖人於善也。無小而不舉。用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更。堯舜禹湯文武。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屏而朝諸侯。當此之時。擊鼓而食。擊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鍾伐磬。奏雍而徹。雍。已食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正。無求於神。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可貴也。然而

其有其人ノ其ハ武王ヲ斥ス。

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也。一說鉅鹿漕運之橋。粟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賑疲民。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繆稱篇又云。老子學於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言聖人以類相宗。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意不敢言。非義不行。非仁義不敢履行也。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素王ハ莊子ニ見ユ、漢ノ公羊學者其語ヲ取リテ孔子ヲ稱シ、孔子春秋ニ於テ自ラ王ヲ以テ居ル、無冠ノ王ナリ、故ニ素王ナリト爲セリ。

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弘周大夫。敬王臣也。號知大道。孟賁勇士也。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人不聞其爲勇力也。伎巧不知。人不知其有伎巧者。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懾猶懼也。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爲魯定公司寇。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

六反ハ上文ノ心小、志大、智員、行方、能多、事鮮ヲ言フ。

斷割ハ罪有ル人ナドヲ罰スルナリ。

錯ハ顛錯スルナリ。府吏ハ府史ノ誤ナルベシ、周禮各官ノ下ニ府史有リ、府ハ會計、史ハ文書ニ從事ス。

愚人之所見、愚之所權ノ上ニ各々而ノ字ヲ加ヘテ見ルベシ。

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長弘、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也。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不忍智以斷割之色見於智者雖遇煩難之事、其不聞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不欲。圖舊刊所下脫不字。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責之以義、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織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

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忤逆。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譬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譬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

荀子ニ物録ノ語アリ、
揚注ニ自檢束トアリ、
遲利ハ厚利ノ譎ナラン
カ。
伎藝曲備ノ下ナル而ハ
當ニ句ノ上ニ移スベ
シ。
王念孫曰ク、棄驥而不
式ハ棄驥而或ハ惑
ナリノ譎ナルベシト。

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
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
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
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不式。不知
所詣也。懷倂也。圖舊刊。注棄下脫驥字。不式作或並非。雖有材能。其
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補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
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野外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也。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
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也。掌主國有以存人。
有以生。也。國有人存。若魚得水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
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是也。桀紂人無善志。雖勇必
傷。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亡傷
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
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

國有以存人有以生ノ二
句ヲ注ハ國有以存ハ
人有以生ト讀メリ、
蓋シ非ナリ。

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恃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
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
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
友不信之也。說親
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
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修其本也。不修其本。而欲得說親
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也。驗在近。
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効也。近謂本。遠謂
末也。故不能得之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九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

繆稱訓

繆異之論稱物假類
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
 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礙挂也是故體道者。不哀
 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寤。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
 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
 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
 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
 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
 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則可
以濟大川。天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
 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

命權曰ク、壞ハ懷ノ詭
ナルベシ、人ヲ懷ケ來
タスコトナリ。

即鹿云云ハ易屯卦六三
ノ爻辭ナリ、鹿ヲ逐フ
者當ニ虞人ノ前導ヲ用
ウベシ、今虞無クシテ
林中ニ入ル、鹿得ベカ
ラズシテ危害或ハ至ラ
ン、君子豈ニ此カル危
キヲ冒スベケンヤ、故
ニ已ムニ如カズ、往ケ
バ吝ナリト、以テ君子
ハ利ヲ見ズシテ、義ヲ
見ルヲ證ス。

詩ハ下武篇、慎德ハ詩
ニ順德ニ作ル。

戴ハ載ナリ、行載情ハ
衷情ヲ行フナリ。

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尚世體道而不德，
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
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
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
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就即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
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
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置尊，
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
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以其所願於上，
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
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

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
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
忠來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
財，自視猶缺如也。缺不也。滿如陷。陷猶少也。圖舊刊注，陷下脫猶字。實如虛，盡之
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
以亂，非自遁。遁，欺也。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賢，而求與己同者，
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
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也。此二獸，非未嘗見狐
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
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
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
如寢關曝曬。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續置也。曝曬，動搖不休，死乃止也。圖注，置與繭同。不得須臾寧，故易

意而不載、意而不載、
譏ナルベシ、載ハ事又
ハ行ナリ、上ノ人意有
リテ、其事下ニ行ハレ
ザルヲ言フ。
故ハ智又ハ巧ナリ。

感忽ハ精誠ノ人チ動カ
スモノナリ。
昭ハ下文ノ注ニ道ナリ
トアリ。
詔ハ廣雅ニ告ナリトア
リ、昭詔ハ言語ヲ以テ
告ケルナリ。
不能生ハ生キナガラ服
スルナリ、力優ハ搏虎
ノ力優ルナリ。

克ハ王念孫ハ能、即チ
服虎ノ能ニテ、及ノ上
ノ能ハ衍文ナルベシト
言ヘリ。

庸ハ人ノ備工チ爲ス者
ナリ。

曰。乘馬班如。泣血連如。論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
可長也。物莫無所用。字衍。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
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對者也。一曰對極。人主以備樂。是故
聖人制其剗材。無所不用矣。剗。殺也。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
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也。戴。嗟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
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
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
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
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詔。戎翟之馬。皆可以
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
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能傳者。心教之微眇。不可傳也。中行
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也。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

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力。則得百人之力。舉千
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
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
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脩
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故君子
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
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
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
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
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鏃。不可以驅馳。匠人
斲戶。無一尺之榘。不可以閉藏。曰榘。關榘也。故君子行思乎其
所結。結。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

諡ハ兒ノ心ニ感通スルナリ。昭昭ハ天ノ星ナゾノ小サキ光ニ言フ、故ニ小ト言フ。

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記。昭道誦誠也。不可以教。導戒人。圖澤讀爲釋。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如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如心行真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信也。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也。鷹翔川魚鼈沉。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而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

諡ハ下文ノ注ニ願也トアリ、又齊俗訓ノ注ニ至也トアリ、此文上ノ至ハ願ノ義、下ノ至ハ願ハ義ニテ解スベシ、願ハ義フノ義ニテ、忠孝ノ名ヲ得ト願フナリ、至ハ其處ニ至リテ自ラ君父ノ爲メニ死スル様ニナルヲ言フ。王念孫曰ク、荀ノ字ハ後人ノ妄ニ加ヘシモノナリト。太上云云ハ無爲ニシテ化スルノ時代ニ民皆生ヲ遂ゲテ而シテ其性本ト然リト爲シ君ノ德ヲ知ラザルナリ、其次云云ハ生ヲ遂ゲル(此)ハ君(彼)ノ爲メナリト知ルナリ。王念孫曰ク、慙ノ上ニ不ノ字有ルベシト、又釋近云云ノ新ハ期ノ譌ナルベシ、道ハ近キニ在ル、之ヲ舍テテ遠キニ求ムレバ必ズ塞ガルナリト。

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子之死父非而蹠焉往。言蹠焉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爲僞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人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爲。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母。母不樂子之如此。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孔子也。三變始也。洎洎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於粟生於苗。成於穗。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也。故詩曰。

僖負羈ノ事ハ僖公二十
三二十八左傳ニ見
ユ、趙宣孟ハ趙盾ナ
リ、其事ハ宣公二年左
傳ニ見エタリ。
禮不隆云云ハ上ノ二ノ
場合ニ薄禮粗物ヲ以テ
徳トセラルルノ厚キ所
以テ説明スルナリ。
家老ハ家ノ長老ナリ、
債人ハ債務ヲ責ムル人
ナリ。

夜有求云云ハ、暗夜ニ
物ヲ探ル時ハ眼有ル人
モ盲人ト同シ、夜明ク
レハ眼有ル人ハ明ニ見
ルベシトナリ。

易ハ卦ノ文ニテ復卦
ノ剝卦ニ次グ所以テ説
ケルモノナリ。

貌自ノ二字ハ衍文ナル
ベシ。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
求者同。所期者異。乎繫舟水中。圖舊刊繫魚沉而鳥揚。同聞
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僖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過
曹負羈遣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
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多
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
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
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
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蹠蹠
焉。往生也。言非為冀幸。
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カタチツラ容。至道之人。
不飾容也故若眯而撫。芥
入目也。撫捫之。從中
發。非為觀容之也若跌而據。跌仆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
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日行人
不見也騏驥不能與之爭遠。
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言人見照用瞽者。猶闇而
無為人而以治事。用思也

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
為損也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
之以復。言物剝落
而復生也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
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
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
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
者也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
弗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
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
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
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筮子
文錦也。雖醜登廟。筮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不能
及聖。猶文錦雖惡。宜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
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
染為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
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

芳蘭芳草艾之美芳也 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 情不相與

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弘演衛懿公臣狄人攻衛

食懿公其肝在弘演剖腹以盛之也。王子閻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閻為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閻不受 不以

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

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

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 人之欲榮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圖以字 故帝王者多矣。而三

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圖賤者當作仁者聖人之人當作仁 獨

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

虞公ノ事ハ精神訓ニ見エタリ。

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而至長 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己不

亦不隱之。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獨梁一木之水橋也。行其

於人故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 情先動。

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無不得。動盡得人心矣 無不得。則無著發。無著結發動也 著而

後快。雖若結快民心 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

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

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

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叙。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

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 耕者日以却。却謂耕者却行 事相

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

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

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圖舊刊注吉作告非。 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

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圖舊刊注吉作告非。

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

道ヲ欺ト訓ズルコト上文ニ見エタリ。

蒙衣自信ハ人見ザル處ニテ自ラ己ヲ欺カザルナリ。

俞樾曰ク、議ハ儀、即チ形ハルルナリト。

庶ハ與ルニ近キナリ。

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閱子篤三年之喪畢授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也。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也。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悒於不己知者，不自知也。悒也。矜但生於不足，也。悒也。不足也。華誣生於矜，也。矜也。矜者不自知也。誠中之人樂而不悒，如鶉好聲。忠信之人自樂為之非悒也。如鶉自好為聲耳。熊之好經，也。經動也。夫有誰為矜，也。各任自性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詘伸倨尙，知情偽矣。故

悒於不己知云云，有道者，己知ヲ知リテ人ノ己ヲ知ラザルヲ憂ヘズ，人ノ己ヲ知ラザルヲ憂ヘズ，フルコト甚ダシキ者ハ自ラ己ヲ知ラズトナリ。

倨尙ハ曲直ノ義ナリ、尙ハ句ニ作ルベシ。

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也。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未粒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也。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也。佐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辭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也。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辭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須害儀，也。斯須暫也。子產騰辭，也。騰傳也。子產作刑書。人有傳詞詰之。獄繁而無邪，也。繁多也。獄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事之情則為世人辭所窮塞也。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

騰辭ハ反對ヲ受ケタルコトナリ。

刑于寡妻云云二句ハ詩ハ以テ文王ニ言フ此ニ引キテ堯舜禹ノ事トス。

子子奈何ハ死者ノ爲メニ爲スベカラザルヲ悲ムナリ、棄我何ハ死者ノ我ヲ棄ルヲ悲ムナリ、故ニ哀ム所以ハ異ナリ。漂ハ湮ノ訛ナルベシ。此處ノ蹠ハ跡ノ義ナルベシ。

舜禹不再受命。受命於人。不受於天。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戎兵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以小知堯也。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萬物載之。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而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也。鈞等也。曰。子子奈何。兮。棄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鑿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願也。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有善惡。故唐虞日孳

說其所苦ノ說ハ脫ノ訛ナルバシ。

流刑ハ鑄型ニ流シ込ムコトナリ。

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己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則害。多憂害智。貪憂閉塞。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媮生乎小人。媮倨也。小人行也。蠻夷皆能之。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稱也。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流刑流。入刑範。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閭內脩而境外亂也。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閭內亂而朝廷治也。水

經ハ思慮經營スルナ

武侯如弗贏之云云ノ句
誤有ルベシ、自ラ贏ト
思ヘバ贏ト爲ルチ知ル
ト云フコトナルベク、
如弗二字ヲ知ノ一字
シテ見バ義通セン。

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也。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照曉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贏我。贏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贏之必得贏。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所爲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

縣縣ハ微ニシテ絶エザ
ルナリ。
分分ハ王念孫云フ、介
介ノ譌ナルベシ、亦微
ナリト。

華元ノ事ハ宣二年ノ左
傳ニ見ユ、御ノ名ヲ羊
斟ト言フナリ、此文誤
リアルベシ。
適於己ハ己ニ快ク便ナ
ルナリ。

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爲猶用也。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爲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厚膊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仁而得仁也。福之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魯。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圍邯鄲。一曰趙魯獻酒於周也。事見莊子。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也。

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共雍。臣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越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謂謝。遣共雍也。周政至。道也。殷政善。善施教未。夏政行。行尚。行政。莫勉之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孝己殷王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人貪而弗味。

孔子魯人之學也。飲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即其化。欲如草之從風。民逾於樂也。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實於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亡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也。出於吳也。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

綏ハ車ニ升ル時ニ執リ
テカトシテ升ル紐ナ
リ
景柱ハ舊刊景柱ニ作
ル。列子語符篇ニヨレ
バ。景柱ハ景柱ノ誤ナ
リ。今改ム。形柱(曲)
レバ。影柱リ。形直ケレ
バ。影直シ。壺子因リテ
列子ヲシテ。柱直ハ形ニ
隨ノ所以ヲ悟ラシメ、
後ヲ持スルヲ知ラシメ
タリ。
王念孫曰ク、矣鐸ハ吳
鐸ノ譌ナルベシト。
措ハ繩ノコトナリ。

死死衛侯。其弘以智困欲以術輔周。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圖舊刊二知。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暉日知晏。暉日鳩鳥也。晏無雲也。陰諧知雨。陰諧雌也。天將陰雨則鳴。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柔子陽鄭相也。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繩之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

曲說ハ一曲ヲ談ルナリ。甯戚ノ事ハ主術、道應諸篇ニ出ヅ。王念孫曰ク、晏子春秋等ニヨレバ大政ハ大田ノ譌ナリ、大田ハ田官ノ長ナリト。雍門子ノ事ハ覽冥訓注ニ詳ナリ。田成子(陳恒)齊簡公ヲ弑ス、事ハ哀公十四年左傳ニ詳ナリ。鄭繡公二十五年鄭人其相繡子陽ヲ殺ス。

秦族訓ニ組ハ組ニ作ル組ニ作ルヲ可トス。

而箕子嘷。嘷。嘷也。知為象箸必有玉杯。為玉杯必極滋味。圖舊刊注下杯字之上脫玉字。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偶人相人也。嘆。其象人而用之。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峭。峭也。陀。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為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也。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組。組。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之無傷也。而為之。圖舊刊下謂字作為字。小

快ハ己ニ快ナルヲ言フ
ニアラズ、人心ニ快ナ
ルナリ、徳善ハ人ニ對
スル恩ヲ以テ言フ。

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
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
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
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
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
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
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
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羸，所
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爲而
民蒙施此所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
謂不施而仁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

二皇ハ伏羲・神農ナリ。

能包天地ノ上ニ當ニ道
ノ字有ルベシ。

天道察其數。數謂律歷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生之。欲知人
道，從其欲。君子欲於道，小人欲於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撓，撓也。
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
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
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
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
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
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縛，聖人爲善，若恐不及。
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
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
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
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

大戟、亭歷、皆藥ノ名ナリ、張ハ腫ナリ。類之ノハ是字ノ譌カ

蓋ハ衍文ナルベク、度ト伎トハ其一衍文ナルベシ。

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伎。伎害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慝之儒。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

構ハ附會シテ之ヲ成スナリ、故ニ衷心ニ出デズシテ強イテ爲スヲ言ヒ、貴ハ己ノ人ニ爲ストコロヲ人亦己ニ爲スベシト求ムルナリ。

致戈ハ王念孫ノ説ニ從ヒテ衍文ト爲ス、煖ハ俞樾ガ緩ノ譌緩ハ即チ緩ナリト爲スニ從フベシ、綬ハ文采無キナリ、銖ハ鈍ナリ、無所施其美ノ美ハ義ノ譌ナルベシ。

拊鍵ハ門戸ノ闕鍵ヲ擊チ破ルナリ、王念孫曰ク、箕ハ培ノ譌ナルベシ、備ハ培ニ同ジト、抽塞ハ塞ヲ掘リテ家中ノ藏ヲ盜ムナリ、除備ハ屋垣ヲ除ユルナリ、管屬ハ茅履ナリ、跣跣ハ穿ツトコロノ物相偶セザルナリ。

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其歌樂而無轉。其悲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大路天子車也。龍旂交龍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楫。抽箕踰備之姦。抽掘也。備後垣。有詭文繁繡。弱絳羅紈。弱絳細布也。羅紈紈素也。必有菅屨跣跣。此音。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跣偶也。跣適也。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也。鶉鶉也。水蠶爲懸慈也。青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從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麋。麋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

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而代。魯日以削。至三十一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樁。紂爲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樁。炮烙生乎熟升。炮烙。生乎熟升。庖人進羹於紂。熱以爲惡。以熱升殺之言。熱升可以殺人。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厦闔屋。連闔通房。人之所

升ハ斗ノ譌ナルベシ、熱斗ハ熨斗ナルベシ、子贛贖人ハ道應訓ニ詳ナリ、矜ハ飾ルナリ、伉ハ高クスルナリ、伉行ハ行テ高クスルナリ。

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樂。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記，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管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蜮。黑蜮神蛇也，潛於神淵，蓋能與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

窮處ハ穹廬、即天幕張リノ如キ家ナリ。

王念孫曰ク、師ノ字當ニ下文ノ工ノ下ニアルベシト。俞樾曰ク、木ハ采ノ譌ナルベシ、即チ采樵スルチ言フナリト。

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魚治反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固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也。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阜織網，陵陂耕田，得以所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也。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

隣國相望云云ハ老莊ノ理想トスルトコロナリ

禮記王制ニ四夷ノ語ヲ譯スル者ニ象・狄・犍・アスルモノ、狄・犍ハ西方ノ語ヲ譯スル者ナリ、注非ナリ

木_レ不_レ舍_レ而_レ穴_レ。狙_レ貉_レ得_レ埵_レ防_レ弗_レ去_レ而_レ緣_レ。狙、狙豚也。埵、埵也。防隄也。埵、埵也。防隄也。物_レ莫_レ避_レ其_レ所_レ利_レ而_レ就_レ其_レ所_レ害_レ。是_レ故_レ隣_レ國_レ相_レ望_レ。雞_レ狗_レ之_レ音_レ相_レ聞_レ而_レ足_レ迹_レ不_レ接_レ。諸_レ侯_レ之_レ境_レ車_レ軌_レ不_レ結_レ千_レ里_レ之_レ外_レ者_レ皆_レ各_レ得_レ其_レ所_レ安_レ。故_レ亂_レ國_レ若_レ盛_レ治_レ國_レ若_レ虛_レ亡_レ國_レ若_レ不_レ足_レ存_レ國_レ若_レ有_レ餘_レ虛_レ者_レ非_レ無_レ人_レ也_レ。皆_レ守_レ其_レ職_レ也_レ。盛_レ者_レ非_レ多_レ人_レ也_レ。皆_レ微_レ於_レ末_レ也_レ。有_レ餘_レ者_レ非_レ多_レ財_レ也_レ。欲_レ節_レ事_レ寡_レ也_レ。不_レ足_レ者_レ非_レ無_レ貨_レ也_レ。民_レ躁_レ而_レ費_レ多_レ也_レ。故_レ先_レ王_レ之_レ法_レ籍_レ非_レ所_レ作_レ也_レ。其_レ所_レ因_レ也_レ。其_レ禁_レ誅_レ非_レ所_レ爲_レ也_レ。其_レ所_レ守_レ也_レ。凡_レ以_レ物_レ治_レ物_レ者_レ。子迪先生曰。以物二字恐衍。或物下有脫語。不_レ以_レ物_レ以_レ睦_レ治_レ睦_レ者_レ不_レ以_レ睦_レ以_レ人_レ治_レ人_レ者_レ。不_レ以_レ人_レ以_レ君_レ治_レ君_レ者_レ。不_レ以_レ君_レ以_レ欲_レ治_レ欲_レ者_レ。不_レ以_レ欲_レ以_レ性_レ治_レ性_レ者_レ。不_レ以_レ性_レ以_レ德_レ治_レ德_レ者_レ。不_レ以_レ德_レ以_レ道_レ。原_レ人_レ之_レ性_レ蕪_レ穢_レ而_レ不_レ得_レ清_レ明_レ者_レ。物_レ或_レ堞_レ也_レ。堞、堞也。堞、堞也。羗_レ氏_レ嬰_レ翟_レ。嬰_レ兒_レ生_レ皆_レ同_レ聲_レ。羗、東戎氏。嬰、嬰也。不_レ能_レ通_レ其_レ言_レ。南_レ夷_レ、西_レ夷_レ、北_レ胡_レ也_レ。及_レ其_レ長_レ也_レ。雖_レ重_レ象_レ狄_レ犍_レ。象、狄、犍、譯也。象、象也。狄、狄也。犍、犍也。不_レ能_レ通_レ其_レ言_レ。

教_レ俗_レ殊_レ也_レ。今_レ三_レ月_レ嬰_レ兒_レ生_レ而_レ徙_レ國_レ。則_レ不_レ能_レ知_レ其_レ故_レ俗_レ。由_レ此_レ觀_レ之_レ。衣_レ服_レ禮_レ俗_レ者_レ。非_レ人_レ之_レ性_レ也_レ。所_レ受_レ於_レ外_レ也_レ。夫_レ竹_レ之_レ性_レ浮_レ。殘_レ以_レ爲_レ牒_レ。束_レ而_レ投_レ之_レ水_レ。則_レ沉_レ。失_レ其_レ體_レ也_レ。金_レ之_レ性_レ沉_レ。託_レ之_レ於_レ舟_レ上_レ。則_レ浮_レ。勢_レ有_レ所_レ支_レ也_レ。夫_レ素_レ之_レ質_レ白_レ。染_レ之_レ以_レ涅_レ。則_レ黑_レ。縑_レ之_レ性_レ黃_レ。染_レ之_レ以_レ丹_レ。則_レ赤_レ。人_レ之_レ性_レ無_レ邪_レ。久_レ湛_レ於_レ俗_レ。則_レ易_レ而_レ忘_レ本_レ。合_レ於_レ若_レ性_レ。若_レ性_レ合_レ於_レ他_レ性_レ。自_レ若_レ本_レ性_レ。故_レ日_レ月_レ欲_レ明_レ。浮_レ雲_レ蓋_レ之_レ。河_レ水_レ欲_レ清_レ。沙_レ石_レ濊_レ之_レ。人_レ性_レ欲_レ平_レ。嗜_レ欲_レ害_レ之_レ。惟_レ聖_レ人_レ能_レ遺_レ物_レ而_レ反_レ己_レ。夫_レ乘_レ舟_レ而_レ惑_レ者_レ。不_レ知_レ東_レ西_レ。見_レ斗_レ極_レ。則_レ寤_レ矣_レ。夫_レ性_レ亦_レ人_レ之_レ斗_レ極_レ也_レ。有_レ以_レ自_レ見_レ也_レ。則_レ不_レ失_レ物_レ之_レ情_レ。圖、舊刊有以作。以有倒。無_レ以_レ自_レ見_レ。則_レ動_レ而_レ惑_レ營_レ。譬_レ若_レ隴_レ西_レ之_レ游_レ。愈_レ躁_レ愈_レ沉_レ。孔_レ子_レ謂_レ顏_レ回_レ曰_レ。吾_レ服_レ汝_レ也_レ。忘_レ。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_レ汝_レ服_レ於_レ我_レ也_レ。亦_レ忘_レ。雖_レ然_レ。汝_レ雖_レ忘_レ乎_レ吾_レ。猶_レ有_レ不_レ忘_レ者_レ。存_レ孔_レ子_レ知_レ其_レ本_レ也_レ。夫_レ縱_レ欲_レ而_レ失_レ性_レ。動_レ未_レ嘗_レ正_レ也_レ。以_レ治_レ身_レ。則_レ危_レ。以_レ治_レ國_レ。則_レ亂_レ。

營ハ焚ニ同シ、亦惑ナリ

載ハ心ニ載セ有ルナリ

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精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也。印正而封正也。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激則波興。激作擊。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既盡也。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曰適讀爲敵。聖人託於無適。國舊刊。託作記非。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

委財ハ積メル財ナリ

病ハ哭スル者自ラ苦ムナリ。哀ハ人哀ムナリ。蓋負稱之壺餐。趙宣孟之束脯。ハ譽稱訓ニ。晉獻公ノ垂棘。智伯之大鍾。ハ人間訓ニ見ユ。

剛モ斷ナリ

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燭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虢。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智伯以大鍾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其於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越人嚙臂。刻臂出血。中國歃血也。殺牲歃血。相與爲信。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鬻首。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鬻以泉束髮也。羗人括領。括結也。中國冠笄。笄簪也。越人勸鬻。鬻斷也。

切跡ハ足相觸ルナリ。

皮弁ハ白鹿皮ニテ作りシ冠ニテ、形ハ兩手ヲ合ハセタルガ如シ、拘罷拒折ハ周旋進退規矩ニ中タルナリ。

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也。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跡。也。切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也。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割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也。皮弁爵冠也。搢佩紵。笏佩玉也。長三尺。扞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也。拘罷圓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也。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也。裾哀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也。大布粗布也。狎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也。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

徒ハ祖ナリ。

併ハ慷慨ナリ、發併ハ慨然トシテ人ニ同情スルナリ。三年ハ儒者ノ行フトコロ、三月ハ墨者短喪論者ノ唱フルトコロナリ。

籥ハ埋ナリ。

槃運ハ盤旋即チ周旋ナリ。

喜不羨於音ノ五字ハ衍文ナルベク、其下ニ當ニ古者ノ二字有ルベシ。樂ハ慶ニ同シ。

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保之國。也。徒保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也。併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綵之服。也。五謂三年。其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葬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不能已。也。舊刊能已。上脫不字。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也。采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

含珠ハ死者ノ口ニ珠ヲ含マシムルナリ、鱗施ハ死者ノ體ニ玉ヲ施シ、鱗施ノ如クナリ、鱗施ニコト鱗ノ如クナリ、鱗施多クノ衣ヲ著セ之ヲ束縛スルナリ、肆ハ商品ヲ陳列スルコトナリ。

優ハ擾、即チ煩ナルナリ。招行ハ行ヲ高クスルナリ。

記ハ下文ニヨレバ禮ノ高ク積ミタルノミナリナ言フ。用松ハ社壇ヲ作ル外ニ其地ニ宜シキ所以ヲ以テ松ヲ植ウルナリ。

用石ハ社壇ノ上ニ石ノ主ヲ置クナリ。

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田也。綸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

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葬足。以收斂。蓋藏

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冷道。九嶷山。不煩於市有所廢。禹葬會

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羣臣於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

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體

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

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

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

而亡。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

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爲社。祀中雷。葬成

畝。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故尚黃。

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翬。翬棺

也。衣飾。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

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

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

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

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王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

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

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

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居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

於奇麗之容。隅眚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

爲文句。疏短之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

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

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

枝ハ支、即チ度ルナリ。

絹ハ羅ナリ、係クルナリ。

烈ハ芥ニ同シ。

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窳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國春臺先生曰。失讀爲佚。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離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衲衽。衲純服。衽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壞土草薊而已。夫有執貴之。言弃之不貴也。故當舜

大雨ハ大水ノ誤ナルベシ。尸ハ文王ノ木主ナリ。

出歲ハ馬歲ノ譌カ、即チ終歲ナリ。

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三年之喪。始於武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鑿挿。鑿。斲也。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微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頭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

爲人ノ二字ハ衍文ナル

升假ハ升遐即チ登仙ナリ

伯樂之數ハ伯樂ガ馬ヲ相スル術ナリ。至眇ハ至微ナリ。

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治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王喬蜀武陽人也。爲伯人令。赤松子。上谷人也。病得道而仙也。赤松子赤松子。上谷人也。病得道而仙也。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誦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經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治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

齊ハ五味ヲ和スルナリ

奏ハ趣ニ同ジ。一體ノ體ハ王念孫ノ說ニ從ヒ衍文ト爲ス。會樂同ハ合樂ナリ。

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閔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道。升居崑崙山。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巧工。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如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榿柘豫樟。而剖梨之。剖。判也。梨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棹。披。解也。撥。析理也。棹。順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

刀以剃毛ハ刀猶ホ銳利ナルナリ、新剖劂ハ莊子養生主篇ニ新發於劂ニ作ル、新ニ砥石ニカケテ磨キタルヲ言フナリ。游乎衆虛之間ハ肉ヤ骨ノ透間ニ刀ヲヤリ、骨トナリ。徒絃ハ彈セザルヲ言フ。

爲際ハ間隔ヲ存スルナリ。放意ハ哀悲ノ意ヲ音ニテ模放スルナリ、愈ハ喩ノ譎ナルベシ。不共之術ハ心ニ得タル人ノ獨リ能ク爲ストコロニテ、衆ト共ニスベカラザルヲ云フ。

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劂削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槩埴坊設也。鑪槩埴皆治具也。坊土刑也。非巧治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也。齊之屠伯也。而刀如解九牛而刀以剃毛。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屠伯也。而刀如新剖劂。新剖始製也。劂磨刀石也。何則游乎衆虛之無。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鐵運開。陰閉眩錯。連鐵鐵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手心乎衆虛之間。圖舊刊。手心乎作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

批ハ擊ツナリ、排スルナリ。

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漠。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真是非。宇宙也。圖舊刊。夫真作夫一。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圖據羣書治要。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

晉平公ノ事ハ韓非子難一篇ニ見ユ。

撓也。裕饒。

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

師曠舉琴而擡之。跌衽宮壁。

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國宮疑當作中音之誤。

左右欲塗

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

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

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

韓子韓公子非。

羣臣失禮

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客有見人於

宓子者。

宓子子賤者也。國舊刊正。文及注宓字皆作宓。

客出。宓子曰。子所見之客。獨有

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

撓慢也。

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

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

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

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疔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

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

疔禿ハ蓋シ頭瘡ナリ。

隨ハ楢ニ同ジ、楢圓ナリ。

爲虛ハ虚ナラント勉ムルナリ。

所居云云ハ己ノ現ニ居ル所ニテハ人ノ告ゲタドモ、少シテモ解スレバ忽チ方位ガ分ラヌトナリ、然忽ハ忽然ノ誤ナルベシ。倪ハ風ノ方位ヲ知ル爲メニ立ツル羽ナリ。

貴ハ債ナリ。

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无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之見風也。倪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者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無爲以待有爲。則幾於免矣。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

苦ハ楮ニ同シ、鹽即チ
粗糲ナルナリ、折貨ハ
損耗ナリ。
鐘ハ函ナリ。
准ハ準即チ水平ヲ見ル
ナリ。

神機陰閉ハ巧思ヲ内ニ
藏スルナリ。

離堅白ハ堅ク白キ石ハ
目ニテ見ル時ハ堅離
レ、手ニテ執ル時ハ白
藏ル、石ニ在リテハ堅
ト白ト相離レズ、認識

ニ在リテハ相離ルト爲
シ、主觀ト客觀トノ別
ヲ論ズルナリ。
飛鷹ヲ作りタルハ墨子
ノ事ナリ、魯般ハ帶説
セルノミ。

家ハ妻ナリ。

十舍ハ十回宿泊スルコ
ト、即チ毎日車ヲ引キ
テ夜休ミテ十日ヲ費セ
バ亦千里ニ達ストナ
リ。
危モ亦高ナリ。

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
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
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鏹長脛以蹋插者使之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
眇者使之准目不正因令睛偃者使之塗偃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
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
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
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君不以己求備於下也博聞強
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救世輕物不
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劓劓無
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襄弘師曠先知禍福
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
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

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也不可爲世儀魯
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
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
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
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
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
驥襄飛兔而駕之驥襄良馬飛兔其子襄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
嬙而爲配西施毛嬙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
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
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
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

囑ハ味ムナリ。

車ハ古文ノ觸ノ字ナリ。

辰ハ堂上ニテ室ノ戸ト
屬トノ間ニ立ツ屏風ナ
リ、古ハ天子之ヲ負ヒ
テ立チ諸侯ヲ朝ス。

乘車ハ平時乗用ノ車ナ
リ、革車ハ兵車ナリ。

並世ハ今ノ世ニ已ト同
時ニノ義ナリ。

王念孫曰ク、處世ハ處
勢ノ譌ナリト。

又曰ク、箕子ノ二字ハ
衍文ナリト。

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囑。獸窮則卑。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阜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屨以臨朝。受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也。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周公之兄也。克殷殘商。殘商誅紂之子祿父。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

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也。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爲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爲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馱馱。馱馱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

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
 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臣要離吳
 王闔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必行以
 死主國舊刊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
 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
 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
 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
 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莊子見
 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駢胡飲水數斗而不足
 駢胡汗澤鳥鱣鮪入口若露而死鱣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
 有范中行地贍足也林類榮啓期衣若縣衰林類榮啓而意不慊慊恨由
 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

林類榮啓期二人ノ事ハ列子天瑞篇ニ見ユ。

經ハ蓋シ徑ノ譌ナリ、簡易ナリ、擾ハ煩ナリ。

久稽ハ久シク留マルナリ。

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
 得此相爲論譬猶氷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
 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
 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
 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躋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
 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
 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
 揭爲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
 爭難得以爲寶調文者處煩撓以爲慧調文舊刊作詆文今從羣書治要改之爭
 爲侷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
 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
 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

營ハ葵、即チ惑フナリ。

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牯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噉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也。噉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圖子生曰。暮恐暴之訛。逐利煩挈。澆淺。淺薄也。既薄尙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傳旄。

不可爲象ハ美麗形容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論ハ羣書治要ニ倫ニ作ル、比方スルナリ。

仕鄙ハ仁鄙ノ譎ナルベシ。

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也。煬炙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爲邪施者。圖舊刊爲作僞非。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循理。不爲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先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尙猶哀之。又

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行不能解也。國舊刊行作人，今從羣書治要改之。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生子殺殖之。劉氏持政。劉氏謂漢也。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俞樾ハ或チ説文ニヨリテ邦即チ國ト解セリ。守政ノ政ハ正ニ同シ。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一終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

太清問於無窮。

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

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

也。又問於無為。

無為有形而不為也。

曰：子知道乎？無為曰：吾知道。無為有形。

故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

國春臺先生曰：數猶術也。

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

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

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竊，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

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

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

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

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

竊ハ冥ナリ。

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圖舊刊吾上脫此字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為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澗齊二水也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

老子ノ語ハ第二章ニ出

白公ト孔子トノ問答ハ呂覽精誠篇、列子說符篇ニ見ユ

易牙ハ齊桓公ノ臣、味ヲ知ル者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章ニ出ヅ
惠施ノ事ハ呂覽淫辭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五十七章ニ出ヅ
田駢ノ事ハ呂覽執一篇ニ見ユ

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者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人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

老子ノ語ハ第十四章ニ出ヅ。

白公勝ノ事ハ哀公十六年左傳ニ見ユ、石乙ハ左傳石乞ニ作ル。

老子ノ語ハ第九章ニ出ヅ、持而盈之云云ハ器ニ水ヲ盛ルヲ以テ言ヒ、操而銳之云云ハ刀

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治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末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也。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也。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

劍ヲ鍛スルヲ以テ言フ、操音だ、鍛フナリ。趙簡子ノ事ハ說苑建本篇ニ見ユ。

飲酒ハ酒器ナリ、一ニ曰ク、酒ヲ盛ル器ナリト。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八章ニ出ヅ。齧缺ト被衣トノ問答ハ莊子知北遊篇ニ出ヅ。德將來附若美而ノ七字、莊子ハ德將ヲ爲ニ汝美ノ五字ニ作ル、下句亦稍異ナリ、無心可與謀ハ莊子ニ無心而不

老子ノ語ハ第十章ニ出ヅ。趙襄子ノ事ハ晉語、呂氏春秋慎大篇、列子說符篇ニ見ユ。

以襄子爲後。董闕子曰：無卹賤。董闕于趙氏臣也，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能忍耻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䟽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䟽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恚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熱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國傳刊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

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而減。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拘國門之關，引拘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拘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不肯以知兵聞也。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盎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謂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

勁ハ力强キナリ、孔子ノ父叔梁紇ニ此事アリ孔子ノ事ハ他ニ所見無シ。墨子ノ事ハ墨子公輸盤篇ニ見ユ。老子ノ語ハ第四章ニ出ヅ、沖ハ虚キナリ。惠盎ノ事ハ呂覽順ノ説篇、列子黃帝篇ニ見ユ、孟ハ益ニ作ル、有功ハ有力ニ作ル、人雖勇刺之ノ上ニ使ノ字有リ、無其意ノ意ハ志ニ作ル。

受利ハ人ヲ受利スル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三章ニ出ヅ。

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四章ニ出ヅ。

大制無割ハ老子第二十八章(不割ニ作ル)、致數與無與ハ第三十九章ニ出ヅ。

子贖贖人ノ事ハ呂覽察微篇說苑政理篇ニ出ヅ。受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上不復贖人ノ復ハ能ノ訛ナルベシ。老子ノ語ハ第五十二章ニ出ヅ。

物罷則怨怨則極七字ハ道藏本無シ。老子ノ語ハ第九章ニ出ヅ。

謂禹卓陶稷契伯夷。鍾益夔龍也。

舜之佐七人。

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

武王之佐五人。

謂周公召公太

毛公也。

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

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

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鼯。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鼯。

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蚤蚤駮驢。取甘草以與之。蚤蚤駮驢。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驢

而走。不能上也。圖舊刊注乘驢之驢字作虛。非。暨有患害。蚤蚤駮驢必負而走。此以其能

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

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國君也。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

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

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衰分為西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

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

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

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

子贖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

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

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

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

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李克

相。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

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

主僑。以僑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

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

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也。甯戚欲干齊桓公。圖舊刊。戚作越。呂子作戚。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

甯威ノ事ハ呂氏春秋舉
難篇、新序雜事五ニ見
ユ。撫其僕之手ハ、御者ノ
手ヲ抑ヘテ車ヲ止メシ
ムルナリ。

全ハ道藏本、合
ニ作ル。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五章
ニ出ヅ。
六王ノ事ハ孟子梁惠王
下篇ニ見ユ。

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
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炬。火也。從者甚衆。甯戚飯牛車
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
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圖舊刊。反作及。從者
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
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
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也。以人之
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
有驗。一聽而勿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全也。
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
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
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

與翟人ハ與レ爲レ翟人之
臣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十三章ニ
出ヅ、文稍異ナリ。
公子牟ノ事ハ莊子讓王
篇、呂覽審君篇ニ見ユ。

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
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
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也。其下
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
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
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
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
虞之國。謂
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江海之上。言
志在於己身
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
之性也。中山公子牟。圖
生曰。按中山
二字恐衍。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圖舊刊。脫
此七字。
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
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

知和云云四句ハ老子第五十五章、用其光二句ハ第五十二章ニ出ヅ。楚莊子ノ事ハ呂氏春秋執一篇、列子說符篇ニ出ヅ。

老子ノ語ハ第五十四章ニ出ヅ。

齊桓公ノ事ハ莊子天道篇ニ出ヅ、文異同有リ。悖ハ勃ニ同シ。

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圖舊刊不重重傷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日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圖舊刊在作任非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其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扁輪人之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澆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圖舊刊試作誠。大疾則苦而不

老子ノ語ハ第一章ニ出ヅ。子罕ノ事ハ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韓詩外傳ニ見ユ。

王念孫曰ク、却ハ當ニ劫ニ作ルベシ。老子ノ語ハ第三十六章ニ出ヅ。王壽ノ事ハ、韓非子喻老篇ニ出ヅ。

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

老子ノ語ハ第五章ニ出
請飲ハ王ヲ己ノ家ニ招
待センコトヲ請ヘルナ

老子ノ語ハ第三章ニ見
晉公子重耳、釐負羈ノ
事ハ、僖公二十三年及
廿八年左傳ニ見ユ。

餒ハ餐ノ譌ナルベシ。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二章
ニ出ヅ。

勾踐ノ事ハ越語、韓非
子喻老篇等ニ見ユ、越
語ニ前馬ト言ヒ、韓非
子ニ洗馬ト言フ、走ノ
字ハ衍文ナルベシ。

趙襄子ノ事ハ新序雜
事、韓詩外傳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二章
ニ出ヅ。

子姓ハ伯樂ノ子ナリ。
伯樂ノ事ハ、列子說符
篇ニモ見ユ。

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請置酒也。莊
王許諾。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跣徒跣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
之。今不果往。也。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
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也。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
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
祖而捕魚。設薄以觀之。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
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
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
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尅之。令三軍無入釐
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

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
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先馬走。先馬前。
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
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
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
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
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
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
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
樂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
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亡髮髯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

九方堙ハ列子九方阜ニ作ル。

牡牝ハ列子ニ在リテハ地ヲ易フ。

老子ノ語ハ第四十五章ニ出ヅ。
屈宜若ノ事ハ說苑指武・備謀篇ニ見ユ、宜若ハ宜曰又宜皆ニ作ル。爲人ハ王念孫曰ク、爲之ノ譌ナリ、爲之ハ政ヲ爲スナリト。

也。引轅引。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迹疾也。馬臣有所供僮。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

衰ハ減ズルナリ。

俞樾曰ク、始ハ治ノ譌ナルベシト。

老子ノ語ハ第四章ニ出ヅ。

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未也。器始人之所未也。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敦愛而篤行之。故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

其塵。晉伐楚。三舍而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子迪先生曰。三恐王誤。王俛而泣。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故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八章ニ出ツ。

子韋ノ事ハ呂氏春秋制樂篇、新序雜事篇、史記宋世家等ニ見ユ。

道藏本ハ子韋曰可移於民云云ノ二十一字無シ。

韋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有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老子ノ語亦第七十八章ニ出ツ。

航ハ方舟、即チ舟ヲニシテ並ベタルモノ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七章ニ出ツ、但シ人無、物無ノ人、物ノ字ハ老子ニ無シ。

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涯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裂田百頃而封之。

執圭

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圖舊刊裂作列春臺先生曰當作裂。

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

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

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

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

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

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

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

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

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子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

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

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

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

老子ノ語ハ第二章ニ出
ヅ。
晉文公ノ事ハ僖公廿五
年ノ左傳ニ見ユ。

窈兮冥兮云云四句老子
第二十一章、美言云云
二句ハ第六十二章ニ出
ヅ、但今本老子ニハ美
ノ字無ク、尊ノ字下句
ニ屬シテ讀ム。
公儀休ノ事ハ韓非子外
儲說右下篇ニ見ユ。

後其身云云四句ハ老子
第七章、知足不辱ハ第
四十四章ニ出ヅ。

孫叔敖ノ事ハ列子說符
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三十九章
ニ出ヅ。
大司馬捶鈎ノ事ハ莊子
知北遊篇ニ出ヅ、捶ハ
擊ナリ、鈎ハ帶金ナリ、
大司馬ノ下官ニテ鈎ヲ
擊チ鍛フ者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三章
ノ語ヲ略シテ引ケルナ
リ。

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免於相
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
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
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丈人老而杖於人者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
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
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都果反鈎者年八十矣捶鍛也鈎鈎也
而不失鈎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
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
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恃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
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

二分歸之。砥礪也。文王三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代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也。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雞斯黑文而黑。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珩。二玉爲一班也。圖舊刊。珩作工。注同。當作珩。大貝百朋。五貝爲一朋也。玄豹黃熊青犴。音岸。犴胡地野犬也。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爲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八章ニ出ヅ。

成王ノ事ハ說苑政理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章ニ出ヅ。

盜跖ト其徒トノ問答ハ莊子胠篋篇ニ出ヅ。

老子ノ語ハ第十九章ニ出ヅ。

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齋一卒。齋備卒足。子發聞之。衣不

王念孫曰、無細而能薄、技無細、而能無薄、諷ノ誤ナルベシト。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七章ニ出ツ。顏回ノ事ハ莊子大宗師篇ニ見ユ、文ニ異同有リ。

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楚君恐軍誤。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對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棄智入於無爲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

老子ノ語ハ第十章ニ出ツ、但至ハ致ニ作ル。穆公鄭ヲ伐ツ事及ビ般ノ戰ハ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左傳ニ見ユ。

三帥ハ秦ノ將白乙、孟明、西乞術ナリ、此事又人間訓ニ出ツ。

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黜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同人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鈍弊也。春臺先生之說正之。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一章ニ出ヅ。

老子ノ語ハ第五十二章ニ出ヅ。

涙注ハ戻味即チ口先ノ曲ガレルナリ。

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國羣書治要。意欲作嗜欲。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土。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大陰北方也。玄闕北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水。而

鳶肩。圖兼山先生曰。淚注讀為戻味。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慢然止舞也。遜逃乎碑。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楚人謂偃為倦。龜殼龜甲也。而食蛤蚌。蛤蚌海蚌。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齟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言太陰之地。向見日月也。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窳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盧敖而所行比之。則如窳奧。奧室中也。若我南游乎岡宜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

王念孫曰、止極治ノ
止ハ心ノ譎ナルベシ
ト。

莊子ノ語ハ逍遙遊篇ニ
出ヅ。

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
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
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止極治。楚人謂恨不得為極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
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咫。十寸為尺。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
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孽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
秋。蟪蛄。子孫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賣父三年。季子。子賤。而巫
馬期。繞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夜
漁者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
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
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
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

老子ノ語ハ第十二章
出ヅ。

問兩ハ莊子齊物論篇ノ
郭注ニ景外之微陰トア
リ。

老子ノ語ハ第四十三章
ニ出ヅ。
光耀ト無有トノ問答ハ
莊子知北遊篇ニ出ヅ。
就視ハ莊子執視ニ作
ル、熱視ナリ。

老子ノ語同上。

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
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之光。暑也。罔。舊刊。注之光誤作水光。曰。昭昭者
神明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為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
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且澤出之也。炤炤之光。輝燭四
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
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
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
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
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萬物。故問果有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
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
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
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無無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

白公勝ノ事ハ韓非子喻老篇、列子說符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四十七章ニ出ヅ。

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勝ノ事ハ韓非子喻老篇、列子說符篇ニ見ユ。將爲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鍍上貫頤。策馬極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鍍。倒杖策故鍍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勝之父死。鄭預故懼之也。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易之。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朝鮮。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

老子ノ語ハ第二十七章ニ出ヅ。

尹需ノ事ハ呂氏春秋博志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十六章ニ出ヅ。

志ハ色ノ譎ナルベシ。

儀ハ義ナリ。

飲非ノ事ハ呂覽知分篇ニ見ユ。

呂氏ハ千隊ヲ千途ニ作ル。千途ハ上文ニモ見エタリ。俠ハ當ニ夾ニ作ルベシ。陽侯之波ハ覽冥訓ニ見エタリ。瞑目ハ瞑目ノ譎ナルベシ。

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門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思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飲非謂柁船者曰。柁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勃然攘臂。拔劍。

俞樾曰ク、而已ハ當ニ而全ク已ニ作ルベシ、夫善載云云ハ呂氏春秋ニ從ヒ夫善載、不_レ以_レ腐肉朽骨ニ而棄_レ劍者ニ作ルベシ。
老子ノ語ハ第七十五章ニ出ヅ。
淳于髡ノ事ハ呂覽雜謂篇ニ見ユ。

周鼎著任ノ説ハ本經訓注ニ詳ナリ。

田鳩ノ事ハ呂覽首時篇ニ見ユ。

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説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依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説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圖按、人恐又之誤。復以衡説、其辭若然。從説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説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之意。圖舊刊之意作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任、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慎子名到。人所以不知門也。不知門之要也。故必杜然後能門。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

俞樾曰ク、掩ハ扶ノ語ナルベシ。

所謂筦子ハ筦子所謂ノ説ナルベシ、管子宙合篇ニ鳥飛而準繩トア

隱ノ字ハ蓋シ陰ノ注文ノ誤リテ正文ニ入リシモノナラン。
趙文子云云ハ新序雜事篇ニ見ユ。

老子ノ語ハ第五十八章ニ出ヅ。
景公云云ノ事ハ晏子春秋外篇ニ見ユ。

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説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繩。維之而欲翔。則不可也。澧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范中行知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

老子ノ語同上。

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震。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
 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
 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句
 也。注。房句之房字衍。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
 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
 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
 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
 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豫讓
 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為臣。圖舊刊乎。作子誤。塞重舉白而進之。塞重文侯臣也。舉白進酒。曰。請浮君
 酒。猶罰也。以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
 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於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
 侯受觴而飲。酌不獻。酌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

老子ノ語ハ第十八章ニ出ヅ。孔子ノ事ハ荀子宥坐篇說苑敬慎篇等ニ出ヅ。

摺ハ當ニ摺ニ作ルベシ。摺ハ損ナリ。

老子ノ語ハ第十五章ニ出ヅ。

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也。
 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卮中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
 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損而損之。曰。何
 謂損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
 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
 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
 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
 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
 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
 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

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也。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鬻。而載之木。管被髮也。木驚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驚。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含珠云云ハ齊俗訓ニ釋セリ。
老子ノ語ハ第三十七章ニ出ゾ。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畢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汜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因以題篇。

道藏本分為上下二篇。

王念孫曰ク、辱本ト設ニ作ルト。

古者有整而綰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著兜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綰領皮衣屈而紮之。如今胡家韋襲。反摺以為領。一說。整放髮也。總繞頸而已。皆無飾。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非猶譏呵也。懷歸也。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政不虐生。無夭折。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褻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褻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曲領褻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蟲蚤。蟲讀詩云。言采室也。聖人乃作。作起也。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樑也。宇屋之垂也。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

下文ノ例ニ徴スレバ作爲二字連讀スベシ。

經ハ縦ニスルナリ、挂ハ掛クルナリ。

頓ハ小口ノ器ナリ。

桔臯ハはれ釣瓶ナリ。

輶ハ草履ナリ。

也。伯余黃帝臣也。世本曰伯余。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索功也。制衣裳也。一日伯余黃帝。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不動之恬。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耨屬也。蜃大蛤。摩蔽蔽。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令利用之。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甄而汲。鉤鎌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甄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鋤。斧柯而樵。桔臯而汲。耰讀曰優。椽塊堆也。三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窰木方版。以爲舟航。窰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乃爲輶。輶而超千里。肩荷負。儻之勤也。也。勤勞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也。故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刃備之。故不得爲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當時之

儀禮ニヨルニ、婚禮ニ必ズ父又ハ長上ノ名ヲ以テ禮ヲ行フ。

古ノ寢又ハ廟ハ南面シテ建テ、南ニ東西兩階有リ、以テ堂ニ上ル、東ヲ階階、西ヲ階階ト言フ、堂上、楹ニアリ、之ヲ兩楹ト言フ、殯ハ死者ヲ柩ニ納メテ葬ノ時マテ其處ニ置クナリ。

娶ハ禮記ニ附セル禮器圖ヲ看ヨ。

可改則改之。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故曰不可也。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也。伯邑考。武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耳。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從制也。上句言之。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宜伯邑考娶也。於阼階猶在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庭。葬於墓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禮飯于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在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庭。葬於墓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資道遺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世也。瓦棺陶瓦也。夏后氏聖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殷人用槨。用柏厚之。宜以。周人牆置。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狀如棺爲制也。夏后氏祭於閭。於室中。殷人祭於陽。堂上。日平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且祭也。周

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也。舜九韶。舜樂也。書曰。韶九成是也。禹大夏。禹樂也。湯大濩。湯樂也。周武象。武王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護之所。周者也。榘方也。護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己者。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慈母。禮爲總麻三月。昭公獨練也。言其記。陽侯死。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阜陶之後。假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

王念孫曰。音。音言ノ論ナリト。

大饗ハ乙國ノ君ガ甲國ニ朝スル時。甲國之ヲ饗スルヲ言フ。此時甲國ノ夫人亦此ニ列ス。陽侯ノ事有リテヨリ夫人ノ列スルヲ廢セリ。事ハ禮記坊記ニ見ユ。

道其全ノ道ハ衍文ナルベシ。王念孫曰。詩書ノ詩ノ字。二ノ得ノ字皆衍文ナリト。

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或作咎也。夫夏商之衰也。不變化而亡。謂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易。化。衣服器械。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爲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以治爲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絕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聖人所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事無由己。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

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

洞洞屬屬。婉順貌也。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洞讀挺桐之桐。屬讀犁屬之屬。

鳩也。春臺先生曰。正文恐上當有如字。

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

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阡也。平夷狄之亂。夷狄滑夏。平除之也。

誅管蔡之罪。蔡叔周公兄也。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負辰而

朝諸侯。負背也。辰戶牖之。誅賞制斷。無所顧問。於心。威動天地。聲

懾海內。懾服也。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

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請而後為復而後行。每

必請。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可謂能臣矣。故

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

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

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事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

籍八位ナリ。

辰ハ堂上室外ノ戸牖ノ間ニ置ク屏風ノ類ナリ、其前ニ位シ諸侯ヲ延見スルナリ。

實ハ贊ニ同シ。

嗜欲ノ上ニ當ニ其ノ字有ルベシ。

治人ノ人ハ衍文ナレバシ。

王念孫曰ク、鑿ハ衍文ナリト、鑿ハ策ノ末ノ針ナリ。

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

金石鍾聲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緩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圖舊刊注緩急。

作數急。子迪先生曰。數恐緩。故調閒當有曰改二字。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

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具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故仁以為經。義以

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

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矣。天下豈有常法哉。

隨其時。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

矣。當合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圖舊刊。

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

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鑄銜。鑿策。鑿而御駟馬也。鑄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鑿。揣頭箴也。駟。馬突馬也。

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之。唐

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當仁義。民無犯法于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

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

世謂淮南王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

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詢讀夏后之后也。

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

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矛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領如鱗。鱗之槽也。晚世之兵。隆

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塹也。一曰渠。甲名也。國語曰。奉文渠之是也。檐。幡所以禦矢也。連弩以

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開發之。曰銷車。銷讀緝。緝之銷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

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

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之下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

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

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之初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

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也。不能懷來也。由此觀

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

論倫二同。類二從。フノ義ナリ。器械者ノ下。所以ノ二字有ルベシ。

也。夫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

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

獨聞之聽。獨見之明。圖舊刊。聽作耳。從。羣書治要改之。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

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

弟子循。隨。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

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業。據

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

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

也。不能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

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圖舊刊。精作智。今從羣書治要。而

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

春秋變周ハ、漢ノ公羊學者ガ、孔子春秋ニ於テ周ヲ黜ケ、魯ヲ王トセリトノ說ニヨルナリ。

員ハ四ナリ

非智云、舊刊非智不
能道而先稱古ニ作ル、
今羣書治要ニヨリテ改

田常即子陳恒ニテ、成
ハ其諡ナリ、田ノ字衍

文ナレベシ、鴟夷子皮
ガ田常ニ從ヘルコトハ
韓非子説林上、説苑臣
術篇等ニ見ユ。

上下文ノ例ニヨレバ本
無主ハ當ニ無本主ニ作
ルベシ。

陳觀樓曰ク、謳ハ當ニ
調ニ作ルベシト。
憤亦内ニ滿ソルナリ。

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
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天地
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
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
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
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
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故
聖人以身體之。行體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
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嚴推則猛。猛則不
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
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羣故使陳成田常。鴟

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使呂氏絕祀。太公姓呂。簡公其後而陳氏
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
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
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亂擾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
見柔懦者。侵則務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務爲柔懦。此本無主
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舛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定安也。譬譬
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溼也。轉讀清之則焦。而
不謳。焦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侯同。曼聲之歌。二
善歌。一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
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
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
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

潛王ノ事ハ史記田齊世家ニモ見ユ。

右鬼ハ有鬼ナルベシ、墨子ニハ明鬼ニ作ル、儒者ハ親親ヲ先ニスルニ、墨子ハ尙賢(賢ヲ尙トブ)ヲ先ニス、儒者ハ己ヲ修ムルヲ先トシ鬼神ニ事フルヲ次トスルニ、墨子ハ鬼神ノ賞罰ヲ力説ス、儒者或ハ宿命説ヲ爲ス、墨子之ニ對シテ非命説ヲ立ツ。

樓翟吳起不用他賢。潛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潛讀汝水之汝。潛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爲齊侯也。春秋之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淖齒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潛王無道。淖齒殺之。擯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公。善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蕩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於霸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皆楊子所不貴。故非也。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斤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虞三代之德。叙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圖注不拔之字。衍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大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

號ハ號合ナリ。論寡人以義者擊鼓八字及ビ注ハ道藏本ニ無シ。

不能達善云云ハ、下ニ在ル人ニ就キテ言フ。

少府ハ秦ニテ山林川澤等ノ收入ヲ掌リ、宮中ノ經濟ヲ掌ル官ナリ。

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寅也。於諸華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於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禹顛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爲音聲。事者非一品。故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振之。語。亦急務。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訟一搖。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讀勞。當此之時。不能勞。勞來之勞也。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能達其善。效致其忠。自爲無。秦之時。高爲臺樹。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三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橐。戍守長城也。入芻橐之稅。以供國用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是也。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也。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

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也。北至飛狐。

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

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

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

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

才過千人。為雋百人。為豪萬人為英也。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

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讀伯代之代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

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

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圖籍。造劉

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下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

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鍾擊鼓。咸池五路大路。黃帝樂也。干楯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

豐衣上文ニヨレバ褒衣ニ作ルベシ。圖ハ衍文ナルベシ。

繼ハ得ノ譌ナルベシ。

世之閒。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

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

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

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說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亡

者。理塞也。道。理。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閒也。地方

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身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身王。不待亦大是也。

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

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故聖人見

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太

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亡形者。雖成必敗。

二ノ不ノ字ハ衍文ナル
ベシ。單書治要ニハ下
ノ不ノ字無シ。

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大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其年而紂乃亡。武王滅之。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愚亦愚無智之貌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智伯智繇。襄子無恤也。三晉智氏兼有韓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趙襄子與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爲飲器。故曰。以三晉之地擒也。潛王以大齊亡。爲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擊燕師。破之。故能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也。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能亡。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雖大以爲惡。無傷而弗革。積必亡。故曰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

當ハ單書治要處ニ作
ル。俞樾ハ蓋ノ譌ナル
ベシト云フ。

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或作宮。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悔恨也。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古羸字。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尅殷。欲桀

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廻也。迂廻也。廻或作固。固必也。

使我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持險也。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故曰能持滿也。

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可。否。相濟。

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

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

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

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

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河西周也。今河南縣也。

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

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犒。酒肉曰饗。牛羊曰犒。

賓者指犒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

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信爲過者。尾生是誕。爲功者。弦高是也。

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厥目。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

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救恭王。衰。讀經之維。微讀救滅之救也。

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

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蹙君也。

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於兄則愛矣。而違親近曲順之義。故曰不可行也。

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

上言者下用。上上ニ在ル人言ヒテ、下ニ在ル人之ヲ行フナリ。

直躬云云論語子路篇葉公ノ語ナリ。

陰陵ハ鄧陵ナリ、戰ノ事ハ成公十六年左傳ニ詳ナリ、但楚ノ四大夫恭王ヲ奪フノ記事無シ。

失體ハ氣ヲ失ヒテ倒臥セ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局ノ字衍文ナリト。

攝ハ攝、奪ハ氣ヲ奪ハルルナリ。

王念孫曰ク、本ハ夸ノ譌ナリト。

祝ハ神ト人トノ間ニ立
ツ者ナリ、神ヲ祭ルニ
ハ祝ヲシテ意ヲ神ニ告
グシム、此時祝ノ文ニ
ハ君ノ名ヲ稱ス。

卑體奉帶運履運正也。運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捽升也。出也。溺曰拯也。非敢
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母乎。故溺則救之。
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
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
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
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
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
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於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
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
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故曰不能知來也。乾鵠知
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也。故曰不知往也。乾燥之乾。鵠讀告退之告。此修

徐偃王以下、道藏本以爲二下篇。

短之分也。昔者葺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葺弘。周景王之大夫。數曆術。天地之氣
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
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葺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而死。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葺弘。以釋之耳。故曰不能自知車裂也。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鞮躡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
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羸蓋。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故曰服諾諸侯。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
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亡也。七諫篇曰。荆文悞而徐亡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
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種。佐句踐。奮計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鏹而死。屬鏹。利劍也。一曰。長劍。刺施鹿盧。鋒曳地。屬鏹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
機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葺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
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

不知謀。不自知為身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窳。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窳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也。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帷幄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吏之貌。也。謹。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

圖舊刊治作名。羣書治要作治。

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尺。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莒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故曰以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也。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壘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論萬事多覆於少。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多生。人曰冬死。冬死者衆也。齊麥夏死。人曰夏生。夏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勿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揜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而不

注文本ト冬死、夏生ヲ重ネズ、今本書ノ例ニヨリ補ヘリ。曹子ハ曹沫(又曹劌)ナリ、事ハ左傳ニ見ユ、但三戰云云ノ事未詳。柯ノ盟ノ事ハ莊公十三年公羊傳戰國策等ニ詳ナリ。

能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走不死其難不死子糾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爲益友也人君不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涔不能生鱸鮪涔雨水也滿牛蹠迹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鱸鮪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實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用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圖舊刊涿作喙非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駟驕悍一曰駟市僧也言魏國之大僧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

顏涿聚哀公二十七年左傳呂氏春秋尊師篇涿非于十過篇等見

孔子弟子二季襄無王念孫云公皙哀字季次ノコトナルベ陳仲子ハ孟子ニ見ユ孟子弟子ニアラズ

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臣能安其危國賴其勳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御於婦人而威服諸侯景陽楚將圖舊刊而字在髮下今移焉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涔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也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故小謹者無成功警行者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警毀人行自獨卑賤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警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躡距者舉遠疏長也躡足也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盛隆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不以天下予子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謂替叟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弑紂宣室也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

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求於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也。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類譬若絲之結類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為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商歌。商戚衛人也。商旅於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為大田。其歌曲在道應說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夫發于鼎俎之間。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公呂尚也。解于累紲之中。累紲所管仲。興于牛領之下。興起也。謂百里奚也。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燿火。立

朝肆ハ市朝ト言フニ同
シク朝ノ字ニ義無

嫌疑肖像ハ物ノ似テ擬
ハシキナ言フ注
文誤脱アルベシ。

玉ト石、葵ト莧トハ相
似ザルモノ、芎藭ト藁
本等ハ相似タルモノナ
リ。
王念孫曰ク、此皆相似
ハ衍文ナルベシト。

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燿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言求賢。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亂惑。世主。無主字。是。疑。牙也。碧虛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狠者嫌疑肖像者。衆人之所眩耀也。眩耀。牙也。碧虛似玉。蛇牀似麋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似於勇。非真勇。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慧者類勇而非勇。慧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則論人易矣。今從羣書治要改之。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玉工眩玉之似碧虛者。

猶頓ハ史記貨殖傳ニ見ユ。

若狐甲ハ俞樾ハ若瓜甲ノ誤ナルベシト云ヘリ、甲ハ少キニ言フ、若瓜甲ハ瓜甲バカリノ少許ト云フコトナリ。

論人之道云云ハ魏ノ季克ガ文侯ニ告ゲシ語ニ本ヅク。

唯、猗頓不失其情。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利劍。越絕書有薛燭庸子二人名。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邱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也。子迪先生曰。刀鉤言細物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成人。堯而不就。故曰不利於封侯也。故未嘗灼而不欲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

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為德。秦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是也。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終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而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

趙襄子ノ事ハ韓非子雜一ニ見ユ。

王念孫曰ク、天下為忠之臣者ハ天下之為臣者ノ誤ナルベシ、善ノ字ハ衍文ナルベシト。

刑省ノ下當ニ而ノ字有ルベシ、今之ヲ補フ。服ハ轅ノ左右ニ著ケタル馬ナリ、王念孫曰ク、正文ノ馬ノ字ハ衍文ナリト。

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

管子小匡篇ニヨレバ、小罪ニ鈞金、半鈞ノ別有リ、鈞ハ三十斤、金ハ銅ナリ、一鈞ハ半鈞ノ別ハ即チ金分ナリ、同篇ニヨレバ、訴フル者ハ先ヅ東矢ヲ入レシメ、裁判決定ノ後、直ナラザル者ノ東矢ヲ沒收スルコト見ユ、東矢、鈞金ノ制ハ周禮大司寇ノ職ニモ見ユ。

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與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駿。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重罪者出犀甲一戟。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治箭之筭。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刀。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虛。至刑不濫。刑當刑。不傷善。濫費。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其名也。魯之誣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止。

金ハ注ニヨレバ當ニ豐ニ作ルベシ。

縣官ハ天子ナリ、漢人ノ語ナリ。
者ノ字衍文ナルベシ。
勅ハ糾問督捕ノ吏ナリ。

立秋之後トハ、古來秋ヲ以テ獄ヲ斷ズルヲ以テ然カ云フ。

也。傳曰。鄭駟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不以人廢言也。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爲善淨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爲。爲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循性保真。無變於己。從羣書治要改之。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姦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杜籥也。金印封。亦所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固圉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日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勅者問吏。率大任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

階ハ軍書治要ニ伯ニ作ル、即チ百人ナリ、隊ハ五十人ナリ。恐死ハ敵ニ當ルニ言フ。

此恐死ハ舟覆リテ溺ルルニ言フ。

王念孫曰ク、過ハ從ノ譌ナルベシト。

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者問吏。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

伏非ノ事ハ道應訓ニ詳ナリ。

恒虛而易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楹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則食充虛。御寒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蠓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

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炯炯若燃火也。